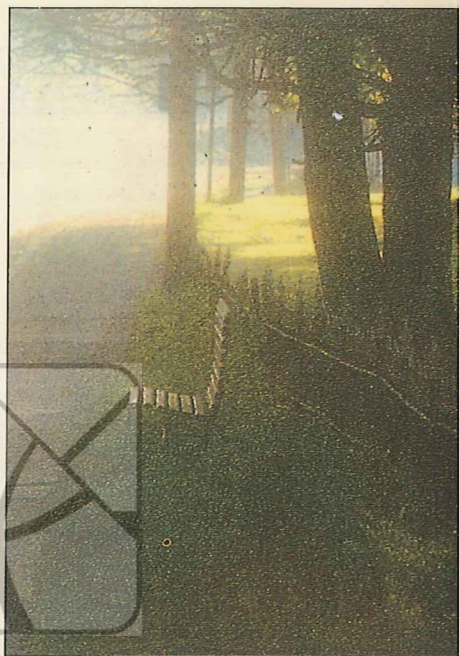


文 學 系



鄭良樹

的師生曲

馬大校園

迴蕩在

迴蕩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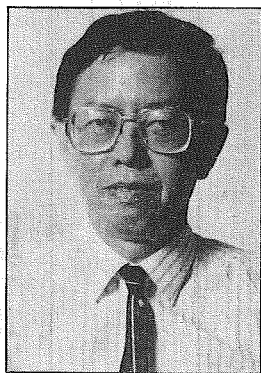
馬大校園

鄭良樹

的師生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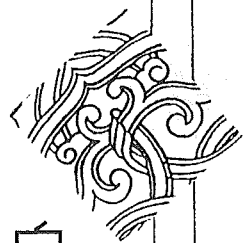
作者簡介



- 鄭良樹，字百年，祖籍廣東潮安，誕生於馬來西亞新山。
- 在新山寬柔學校接受中、小學教育，自幼即喜愛文史及數學。
- 一九六〇年負笈國立台灣大學，先後獲文學士及文學碩士。
- 大學畢業後曾回寬柔中學執教半年，其後又繼續前往深造。
- 一九七一年獲國立台灣大學文學博士，為海外華裔獲此學位之第一人。
- 旋即返馬，執教於馬來亞大學中文系。



- 先后担任马大中文系讲师、副教授及系主任等职，历十七年之久。
- 一九八八年八月，转往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担任高级讲师。
- 他的学术著作有十几种之多，先后由北京、上海、台北等地出版。
- 有的著作在海峡两岸同时出版，有的著作未经许可即被台北翻印。
- 他经常出席各种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是中国孙子兵法学会的高级顾问。
- 他也擅长于散文及南洋历史小说。
- 散文方面，已出版有《说因缘》及《中央之国》等。
- 南洋历史小说方面，已出版《青云传奇》，并发表《石叻风云》。
- 他也喜爱书法及传统的山水画。
- 一九八四年吉隆坡集珍庄为他及其夫人李石华主办第一个书画展。
- 一九九一年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堂为他们主办第二个书画展。



自序

惡習難改

从马来亚大学转任香港中文大学后，恶习依然难以戒改——喜爱舞文弄墨。八八年八月下旬离开吉隆坡时，《南洋商报》的老总张木钦兄约我「有空时，写些文章来」，并且说了一句非常动听的话：「不要让读者忘掉你！」当时心头一颤，心想，我并不是以文为名，何来读者忘不忘之事？舞文弄墨只是寄兴遣怀而已，就如我写字画画，并不在意于成不成家，爱画就画，爱停就停，笔兴完全由我，非他人所能指使转移的。

抵港安顿之后，中文大学优美的校园触动了我许多灵思，于是，恶习又开始酝酿了。开始时似乎还写得比较勤，每月总维持著一篇的份量，答谢张老总的美意，发表的总题是〈香江随笔〉。后来逐渐疏懒，每三个月最多两篇，一

年半后就完全戒改——停下来了。去年十月应邀到北京出席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畅游了十天，感触良多，于是恶习「死灰复燃」，又以《神州记游》为总题，另起炉灶，在《南洋商报》重新抛头露面，至于《香江随笔》，则承《蕉风》的雅意，转移阵地，继续南征北讨了。

在香港也认识了一些文艺界朋友，中文大学中文系就有几位名驰中外的作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我的恶习不但不可能「改过自新」，反而是「积重难返」——偶尔也让一些残篇断简在《星岛日报》的《星辰》版出丑，露露形。

因此，搜集在本集里的十几篇文章，实际上都先后发表于《商报》、《星岛》及《蕉风》；是我学术研究之外的一些「兴来之笔」，遣怀怡情的游戏文章。

离开马来亚大学，是我当初兴冲冲赴马大上任时做梦也没想到的事——马来西亚是我的国家，在自己国家高等学府里教育下一代，是我的「基本人权」，也是我的「国民义务」，任谁也不能剥夺。然而，这个心愿经常被腐蚀和打击，八十年代的中期，我就开始渐萌离意，八七年离意乃坚，八八年就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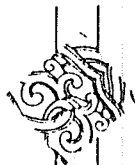
再度振翅高飛——这一次，我要回到汉学研究的主流里来，以免日日夜夜遭受「缺乏资料」的侵扰。

和马大中文系「相处」十七年了，我当然很舍不得离开；毕竟，人生会有多少个十七年呵！何况那里还有许多相处融洽的同事以及一大群可爱的热带儿女！然而，我万万没有料想到，同事们以及那一大群儿女们对我离开所造成的「波动」，竟是那么「大」，使我感动得几乎想打起退堂鼓——我不离开了。假如那时有几位同学跑上前来，说：「老师，您不要离开我们，好吗？」我十分相信，我一定拥抱他们，再留下来。

三年来，每到圣诞节或农历新年，我收到的红色贺卡多得连整幅客厅墙壁都挂不上，唉，这种浓厚温馨的感情，真是使我「悔不当初」呵！

就让这本小册子来纪念我们这段「永世不忘」的恩情吧！我在马来亚大学成就你们，是马来亚大学及你们成就了这本小书。

一九九一年二月五日序于中文大学



目 录

作者简介 2

自序 4

迴荡在斑荅谷的师生曲 12

跨进中大 20

又见杜鹃花城 26

风雨故乡情 32

吐露港高速公路 40

蕉风椰雨送旧情 46

看电视在香港 52

《山海经》和香港 58

香港的脉搏 66

唐诗宋词的音乐化 72

战前宽柔校长马树礼先生 78

古今多少事 84

读中文系的人 90

附录

附录一 勇者无惧

祝金梅

——记郑良树老师

98

附录二 送别郑良树师

106

贝镇标

附录三 写在郑老师离开前

112

袁慧晶

附录四 秋，我来到福尔摩沙

116

林幸谦

——致恩师郑良树

附录五 老师

126

孙天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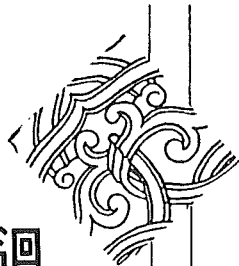
附录六 此去经年

136

程慧婷

迴盪在馬大校園的師生曲

鄭良樹



迴荡在斑荳谷的师生曲

到香港来任教是一件愉快的事；然而，离开马来亚大学，却是一件毕生难忘的痛苦的事。

如果十七年前能够预知今天将发生一桩离别恨情，我就不会兴意盎然地乘云霓、驾轻雾，从台北直奔吉隆坡的斑荳谷，在那景致闲雅的文学院大楼，年复一年地编起那悠悠然意绵绵的师生曲。

「你在马大待得太久了！」来香港后，几位朋友都这么说。

「我是那边华人社会不可分割的一份子；我在那边，有无数使我牵肠挂肚的学生……。」几乎冒出咽喉的话，又被我吞下去了。

想起那一批毕业又来一批的孩子们，我知道，十七年的岁月绝对不会太长久，十七年来站在黑板边任粉笔眉漂染得两鬓银白斑斑应该是最美丽的岁月，那些坐在讲堂下一批一批的孩子们，呵，头尾数来一共是十九批了！他们都是大马华社的儿女，都是我们自家故乡的接班人。看他们怯生生地跨进班苔谷，看他们钻进蛇庙（图书馆）日夜啃书，看他们在校园花丛中飞翔高歌，又看着他们逐批长大成熟跨出校门……。那种心情、那种景致，就像坐看一个社会从地平线慢慢成长，坐看一片江山从蓝图中慢慢落实，十七年的岁月怎么算太长呢？

那天晚上，当一大群孩子们在十二区钟灵校友会举行惜别晚会的时候，我没有伤感，更没有欢欣，惟一的只有疑惑：是甚么使我忍心截断吟咏了十七年的师生曲？是甚么使我离开自己的家乡故园？一个社会，只十七年就矗立地平线吗？一片江山，只十七年就锦绣多姿吗？我应该留下来，伸手协力，共负责任，再度他十七年的岁岁月月呀！然而……。

「你一定下了很大的决心才离开这里的！」一位好朋友对我这么说。



我真的下了很大的决心吗？望着校友会的草坪，不觉已经下起霏霏的雨丝，我黯然神伤。孩子们谱的骊歌，在吉打的伴奏下，幽幽然地再三荡漾着：

他们说您将要离开马大

我们将永远的怀念您

您那亲切笑容明亮眼睛

曾经照亮我们的道路

请您想一想十七年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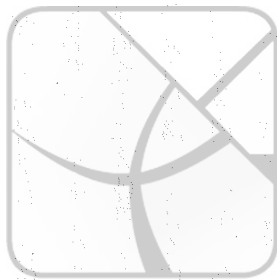
多快乐多么难忘啊

多少年为我们付出心血

我们将永远铭记心中

然而，我却离开那青翠葱绿的斑荅谷，离开那充满孩子们欢乐的笑声、焦虑的叹息、悲痛的呼声的天地。

是的，我们曾经在讲堂里及聚会上欢呼豪笑过；我们曾经在研究室里，为家



园的命运而静静地焦虑过、叹息过；我们也曾经在校园的广场上，为故乡的转折复转折而无可奈何地悲泣过、痛呼过；十七年的岁月，充满欢乐的岁月，纵使掺杂着泪珠和唏嘘，也只有使你们更加成熟、更加历练。谁说成长尽是欢乐？谁说创建全是欣喜？那十七年的岁月，看着你们成长，看着你们创建家园，更看着你们为江山换新姿增锦绣，谁说两鬓银丝不是一件喜悦？

若干年前，我带领着你们中间的十几个孩子到台湾及香港考察教育文化，顺道参加中国古典文学国际会议的开幕典礼。第三天，我宣读过自己的论文后，日本九州大学的冈村繁及町田三郎两位教授劈头第一句话就问：

「你是台大第一届的文学博士，为甚么要到马来西亚那个地方去教书？」

冈村繁是《文心雕龙》专家，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有高深的造诣；町田三郎是先秦哲学专家，对先秦史也有相当的成就。我们素昧平生，他们想约我到九州大学讲学（郭沫若当年习医的大学），有话不说，竟那么率直一见面就给我「难堪」。





「我是马来西亚人，当然要回马来西亚！」我不假思索，立刻应声。

「啊，原来你是马来西亚人！」

为甚么不呢？天底下有甚么事情比教导自己家乡的孩子更快乐呢？虽然孩子们才智不及他人，虽然孩子们程度不如他人；但是，他们都是我自己的孩子啊！看着自己的孩子逐渐长大，逐渐分担社会的工作，就好像亲手盖了许许多多房子供人居住一样，此情此景，天底下何乐踰此乎！

斑荖谷是青葱翠绿的，虽然那一塘池水永远黄浊油的，但是莲花却像佛手一般，时而开掌接朝露迎晨曦，绽露红颜伴学子，启裂朱唇弄清风。吉隆坡的天气是酷热的，但是，细雨轻飘，好风吹拂的时刻，斑荖谷也有醉人的一面，那湖上的小桥和山路，那运动场四周的草坪和山野，文学院山坡边的那条羊肠小径，清新得令人想起雨后的太平湖和黄昏的关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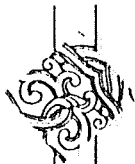
此外，中文系的温暖是马大所有学系所缺乏的，迎新会、中秋赏月晚会、谢师宴、毕业特刊及团体照……在一片欢乐之中，你们学习，你们成长，你们上课

，你们跨出校门；蓦然回首，居然十七年了！山中一日，世上千年，谁会相信？「你好吗？在香港的日子写意吗？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忙着准备大考。时间过得好好快，再过三个月，我们就要毕业了。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年的大专文学奖，中文系的同学也大有收获……我们都很高高兴兴。老师呢？有没有进行历史小说的创作？我们都在等着拜读呢！新年快到了，老师一家人在异乡过年，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马大的日子是匆匆的，但始终未能忘记的，莫过于中文系的点点滴滴。老师，在香港的日子可好？谨此告诉你：我们都好想念你！……祝福你，不管在何处，永远健康快乐。」

「香港的生活可好？我们都想念你！我们刚进中文系半年，你就走了，真使我们难过！香港中文人才非常多，这里却很需要老师，没想老师竟到香港去了！……我们永远怀念你！」

「真快！算算老师离开我们已有足足五个月了，一直想提笔写信给老师，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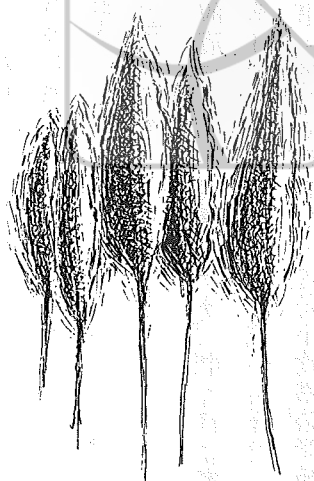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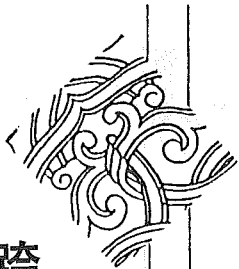
何活动繁多，一拖再拖，到这新春佳节，已无法再找理由了，愿此卡带给老师我的祝福。老师在香港中文大学还好吧？今年是老师在香港的第一个春节，相信一定充满新鲜感。老师走后，日子一样过，只是心里后悔极了，才发觉原来贵人就在眼前，自己却懵懂不知珍惜，多接近老师熏陶自己的身心，发觉时已太迟了哦！……。」

中文系的温情，飘过了万水千山，像一片一片清香扑鼻的书签，夹在我每一页过眼的书本上。谁说故乡的孩子不可爱？谁说十七年的岁月太长？

今年春节，挂了满墙的红色贺片卡，买的、自制的、大的、小的、中式、西式；每卡都情意绵绵，叮咛问候，或三两句，或全卡写满……每接一卡，就一声感喟——唉，是什么使我结束那十七年的师生曲呢？

钟灵校友会临别时的霏霏细雨，吉隆坡机场临飞前秀凤骑电单车送来的鲜花……唉，孩子们，要珍重呵！要爱惜自己呵！





跨进中大

那一年，当我过境香港探访中大的朋友时，不禁惊讶万分：中大宿舍家家户户的阳台上，都挂着一幅山水画。画垂自天际，飘至阳台边；或远山含笑，一片青山绿水；或烟雨朦胧，山水尽在雾中。当时心里就想，这是个读书治学的好地方。

今天，我跨进这幅山水画了；朝朝夕夕看山、望水，思索着一个古老的民族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中大宛如三根铁脚的相架子，耸直开张地跨架在沙田郊区的马料水山峦上。一根铁脚从山巅陡斜地跨过整个山坡，再罩过整个平原，伸向那由铁轨和山

腰嵌住的三角地域，九广铁路的「大学站」就日夜不停地张着莹白晶亮的四排白灯，镇驻在那根铁架的落足点。平原上是个坦坦然的运动场，崇基书院的图书馆、学生饭堂、音乐馆、中国音乐资料馆、神学大楼以及学生宿舍等等，就像众星罗列、诸棋排阵一般地，散落在青翠葱笼的树树木木之间。一条小溪涧，从山腰窜出，以瀑布的形式腾然地向平原奔滚过来，绕了几个圈子，又跌过了几个山坳，流进了运动场旁边的碧湖，养育着比运动场还大的一池荷莲，当中浮载着一座小红亭。

举头仰望，中大的主要建筑物，或黑或白，或高或矮，或直耸或横列，从山腰一直站到山巅，从山左一直排到山右，整座山峦的树丛堆里，尽是一栋一栋的高楼大厦，在整齐与不整齐之间，在人工雕琢与自然景观之间，你可以体会出甚么叫做大学的精神，你可以领悟出甚么叫做学术的崇高和神圣。

「喏，这就是余光中的房间了。」八月二十四日清晨，就在跨进中大的第二天，我被引进山腰白色建筑物里的一个研究室。



「五〇一。」我念着门上的牌号，一面跨进这个约莫三百多平方英尺的房间。三个大书架，两个大铁柜，一张大书桌，这就是余光中在中大执教十年后所留下来的「身外物」了。

坐在那张可以旋转溜动的圆椅上，瞥过头往窗外览视——以大埔公路为界，界内是从丛的树树木木，衔接着处处的白色建筑，一直蔓延到眼外三角地域铁架立足点的火车站。界外是两座高山，山峰顶托着堆堆漫游的云絮，满山青绿色的林木，正好与白色的浮云相映成趣。

颰起风的时候，树在豪歌在高语，云在逍遥在舒游；下着雨的时候，树笼罩在山山的白雾，云向山腰慢慢展铺，云从白白移，山自青青起。余光中赏过十年的山山雾雾，自今天开始，就留在这儿让我来品味了。

「从三楼到五楼，都是中文系的研究室。」锁了房门，朋友一路引导，一路漫说：「系办公室在四楼，系图书馆在三楼。」

我们从五楼游到四楼，见过办公室小姐；又从四楼到三楼，游过系图书馆。

一路上，好风如水，美景如画，我觉得轻松自在。两边都是研究室，砖墙给人厚实的感觉，厚重的房门给人坚定的信念，壁上的国画给人古雅的幽思——骤然，我想起昨晚在中大概况里读到的一段话：本校以中国神话中的「凤」为校徽，盖自汉代以来，凤即被视为「南方之鸟」。且凤素为高贵、美丽、忠诚及庄严的象征。呵！这只以紫、金相配的风鸟，张着双翼，昂起蛇颈，翘开长如柳絮的五色尾羽，象征着东方的君子呵！她龙文龟背，燕颌鸡啄，从《山海经》的《南山经》展翅起飞，翱翔四海之外，过昆崙，饮砥柱，濯羽于弱水，暮宿于风穴，然后，向南滑翔三千余年，渡长江，过楚国，瞰珠江，就在二十五年前，铿铿锵锵地栖止在这香江的山峦之巅。踩出冯景禧大楼的门口，我不禁往峦顶仰望：这里，可以自由自在地和鸣了！

绕上了山顶，另两根铁脚正平排地落在九广铁路的铁轨边。一根跨过大学迎宾馆及几栋大楼，落脚在逸夫书院；一根从钱穆图书馆的侧边，直伸到第十一苑。像长脚蜘蛛，又像游神赛会高跷脚的两只木腿，伸过山坳，跨过坡峦，最后



，竟落脚在遥远的眼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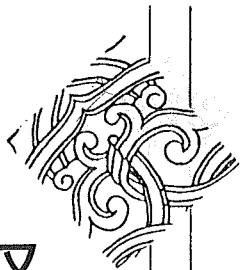
新亚书院及联合书院就像三角架上的摄影机，可朝东南遥视，亦可往东北扫描。东南方是马鞍山，三几个山峰拥簇着半腰的云絮，清清雅雅地排成一列青衣罗汉，凸坐在海浪之上。东北方一顷汪洋大海，那浩浩荡荡的蓝波，在大浦海漫游无数个岁岁月月，或仰泳式，或蛙游式，或自由式，喧喧嚷嚷，骚骚闹闹，纷纷地涌向赤门海峡，再游回南中国海。因此，镜头所及，尽是山脊和海背，一条一条纵立的山脊，一堆一堆横卧的海背，把中大的整个东北角及东南角包围起来。

校园可分两部分，前山属于气势雄伟型，后山属于清丽委婉型。除了几处网球场之外，后山就是十一座高可十楼的教职员宿舍了。它们分散在整个后山的斜坡上，或两座结伴并峙，或三座相倚成群，顾盼有情，左右呼应，靠着后山，仰望马鞍山，远眺大埔及赤门海峡。这里清雅恬静，清晨有花香鸟语，黄昏有夕阳微风，举目四顾，山山水水，雾雾云云，是一幅撩人遐思的山水画。

当你登上香港岛的太平山时，脚下是一片閃閃爍爍的眼睛，珠光宝气，斑驳

陆离，光彩盖过天上的银河，缤纷压过仲春的花团锦簇；这是个花花绿绿的大千世界。然而，中大却是一座清庙，只要你双脚跨进校门四根高伟的华表，一股庙香就沁入心脾，流进脏腑。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就是神座，镇坐当中，众星拱卫，是膜拜朝神的最高殿堂。它有座无形无声的钟，每日每夜按时地暮鼓晨钟，让校园内的教授及学子们依时进香朝圣。

清庙坐落在新界的郊区，从清庙直揽大千世界的花花绿绿，只要四个电气化火车站；我，就生活在大千世界边的一座清庙里。



又见杜鹃花城

26

迴荡在马大校园的师生曲

台大有杜鹃花城的美誉。每年三、四月间，台大这座驰誉遐迩的最高学府，简直变成一座大花园；校园内所有大道小路的两侧、办公大楼前面四方水池及傅钟的四周，到处都洋溢着一片热情喧闹的声浪，到处都悬挂着缤纷烂漫的花海，白的、紫的、粉红的、深红的、绛红的。千万朵色彩不相同的杜鹃花，就像千万朵悬在风中会叮叮当当鸣响的小风铃；成堆成堆泽丽不相同的杜鹃花，就像千万枝飘在阳光中会展歌漫舞的小旌旗；在那春和日丽的三、四月天里，把台大点缀渲染得成为千万人赏心悦目的花城。你可以叹息台大某些设备不够理想，你可以唏嘘台大某些教授教书不够认真，你甚至可以慨叹台大亏待你、辜负你；

但是，任何走过台大宽壮平伟椰荫大道的台大人，绝对忘不了三、四月天的小风铃和小旗海。

思念杜鹃花城，就仿佛思念自己的母亲一样，分别得越久，越殷切盼望投进她的怀抱；纵使匆匆一窥，也满足了日思夜念的斑斑三千华发。然而，儿女毕竟成长了，家园虽美，终得赋别。

令我惊喜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竟也栽满了杜鹃花。

圣诞节一过，整座校园就忙忙碌碌，在山头，在斜坡，在路旁，在径侧，在弯内，在谷下，在涧边，那一簇一簇的赭枝绿叶，伸出千手万指，把那一张一张的小嘴巴托得高高的，然后，从脚根里运气而出，不约而同地纷纷吐出一年的精英。最先只是一丁点的小蕾，含羞地包在鼓胀的嘴唇内，数周之后，冒寒露顶，现出苞蕾的女儿身。这个时候，忙了几个星期的校园，到处都饰缀着小小的灯珠炮，像圣诞期间尖东闪烁的灯浪一样，更像太平山上俯览香港一片繁华一样，在一月底的春雾冻流之中，一场即将爆发的色海花海正热切地酝酿着。





最令人惊异的莫过于一些鼓气过盛的灯珠炮，它们忍不住气，双手掩不拢含笑的嘴唇，竟然收拾不住一整年的色符和音符，把清艳得叫人惊异的花色和哀怜得叫人钟情的音符，抢先给漏泄出来了。「杜鹃花开了！杜鹃花开了！」在它们天机先泄之下，惊喜的叫声农历新年还没到，就已经闹醒了整个中大的校园了。

雨，是杜鹃花的良伴。寒雾，是杜鹃花的密友。

三月一到，下过几场霏霏的细雨之后，所有的色符和音符就全部抖出来啦。山岗上、斜坡坳、曲径边、平道上、清溪间，到处是粉红姹紫的彩色，到处是叮叮当当的音声。这个时候，才知道中文大学原来也是杜鹃花城——半座杜鹃花城。

撑着雨伞，在春寒料峭中欣赏杜鹃花，是一种至高的生活艺术；噓着寒气，在晨雾朦胧中观赏杜鹃花，是一种至雅至优的生活乐趣。没有雨，杜鹃花不会开；没有寒气，衬托不出杜鹃花的娇丽艳泽；没有白茫茫的迷雾，三、四月的清晨就显露不出杜鹃花的诗情画意了。在中大前山的楼与楼之间，在中大后山的曲坳与曲坳之间，到处笼着一层轻轻白白的慢纱，慢纱中渲染着浓浅相间的青绿，青

绿里四处泼染了旗海花灯。红的像鸟泣血，溅满了清晨的白雾；紫的像火馐山的火，照遍了深壑的青绿；「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旁，多美丽哟哟……。」

中大除了杜鹃花之外，还有许多形状不同，名称优雅的花。

一天清晨，当我们穿梭于羊肠小径时，骤然惊叫一声：「怎么南洋柳也会开花呢？」是的，就在这一株一株高不过三、四丈的柳树梢头，伸出一串一串往下垂悬的火灯笼，长可三、四吋，透红，花蕊作伞状形，一层一层向四周吐射。真奇怪，从没见过南洋柳开花，啧啧地看了半天，舍不得离开。第二天，我们发现校园里原来遍植了许多南洋柳，而且，都在昨天遍悬了伞状的火灯笼。后来，我们才知道，它的名称是「柳叶千层红」，好雅丽的一个名字呀。

圣诞节前的某一天醒来，校门及图书馆之间的整个区，尽是一盆一盆的圣诞红，图书馆的四周，校旗的旗杆下，大路小径的两侧，甚至于草坪上，到处都摆设着一盆一盆的圣诞红，一片红通通的花海，和丽日争艳，在寒风中蹁跹，铺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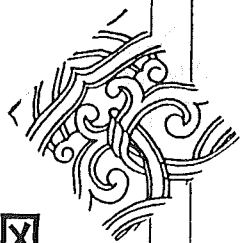
到大門口外大埔公路為止。

行政大樓前面有許多花圃，那是蕃薯花及蝴蝶花的天地了。蕃薯之名虽童叟皆知，但是，蕃薯花却与它风马牛不相及。是花也，五瓣围成一个喇叭，状如牵牛，四周是一圈雪白，内圈或紫色，或朱红色，最奇特的是同一种花内竟可以开出几种不同的颜色；于是乎，各色相间，疏密相成，铺排了整个花圃，真是热闹得很。蝴蝶花名副其实，花瓣左右开张如两翼，甚么色泽都有，而且还参杂上其他的色彩，疏疏密密地插缀在绿叶间，俯身细察，简直和各种彩蝶没有两样。图书馆前面的花圃、中国文化研究所侧边的草坪，尽是千千万万只踟躕若仙的彩蝶，尽是成双成对风和日丽下羽化漫舞的梁祝，令人留连忘返，天上人间。

三月间，香港市政府在沙田广场的公园内主办了一个一九八九年年花季展览，规模非常大，连大陆各省都专车送花种、盆栽出来参展；我们花了整个下午，才完成「走马看花」的壮举。然后，我们才知道：中文大学校园内拥有许许多多的花；我们才知道：中文大学校园是爱花人的天堂。

你听，朱顶兰、洋紫荆、山茶、凤尾松、荷包花、大丽花、扶桑、石竹、百合花、桃花、铺地锦、洋凌霄……这些花名，捡起来可以在风中飘得叮叮当当响，念起来可以眯起双眼当自己恋人般的情意绵绵，就栽在中大的校园内，与杜鹃花共同点缀着那些山岗、曲坳、幽壑、径边和溪旁。

每到三月，中大就哼起那首歌，「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旁，多美丽哟哟……。」从前山飘过后山，从谷坳飘上山巅，迴荡不绝如缕，欢乐轻妙如青春；令人感觉到，你是住在宫闱学府里，你是住在斑斓绚丽的花城里。



風雨故乡情

——我的身份和乡情。

来中大教书，不觉已经一年半了。这一年半来，我总是为一件事情「烦恼」

离开吉隆坡来香港的日期是八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正好是我小女儿的出生日期。一个月后，接到台北汉学研究中心寄来我一篇论文的校稿，要我亲自校对之后，再寄回给他们，以便发表于十二月份出版的《汉学研究》半年刊内。那是我马大中文系写的一篇四万字论文，利用篇内用词及金文的材料等等，讨论韩非子《解老篇》和《喻老篇》的真伪问题；其中一部分的结论，尚且在班上向同学们介绍过。校对一篇论文，按理来说，只需三数天就完事；但是，那一次的校对

，却花上我两个多星期——为了名字底下那一行「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我烦躁而不知所措！在那两个多星期里，我什么事也做不下，每天尽是痴痴地望着那一叠校稿；最后，看看期限快到了，才把心肠铁样坚，恨恨然地将它改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然后向邮政局投过去。

这是第一次因为身份问题而触及我的乡情；虽然谈不上乡愁，但是，万万没想到，我的乡情竟是那么样的深！两个多星期，它就左右缠地让我烦躁而无所措。

十月份，水欖兄及何国忠学棣联袂来香港看书买书，就住在我家；年底及今年春天，谢爱萍到厦门开会经过香港，孙彦庄和他的男朋友到香港来玩，也都住在我家；我们一见面，三句不离故乡事。只有故乡的事情，才永远谈不完说不尽；也只是故乡的事情，才值得我们谈了又再谈，百说不厌，百听不腻。

今年八月初，韩国学者兼作家许世旭突然来香港，住进中大的迎宾馆。八年前他到吉隆坡找我，恰巧我出国访问；此趟他俩夫妇为爬八仙岭而来，大概没想



到我已将户籍迁来香港矣！走进迎宾馆，他惊讶而又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你不是在吉隆坡吗？怎么来香港了？」

「吉隆坡住腻了，去年八月到中大来！」我言不由衷地说。

「哈哈！八年前我到马大找你找不到，没想到竟在这里会面！郑兄，我真高兴呀！」韩国人就有这份可爱，爽朗得让你欣赏。说着，从袋里拿出一本散文集《城主与草叶》（台北林白出版社），在上面一挥，就送到我跟前：「我们神交已久，送本书请你指教。」

「真客气！——我一面接过，一面读着书内的扉页：「良树兄雅正，并纪念神交已久，会晤于沙田。许世旭赠于八九年八月。」行草字体，真像酒后醉笔。」

往后，「吉隆坡住腻了」就成为我托口之词，其实，自己的故乡住得腻吗？

八月底，我到汉城出席韩国中国学会主催的「魏晋南北朝国际学术会议」；我才知道，我在韩国的朋友比预期中的还要多！对于这些朋友，我不得不一一送上新的名片，更正我的「身份」和地址；他们对我那么关怀，使我又不得不一一

作一番解释，「吉隆坡住腻了，想换个环境！」这句话，不知说上千遍万遍，才使他们稍微满意。情形就如对着一杯苦酒，明知不好喝却又不得不喝，喝了还嘔咕皱眉。

韩国人好酒能酒，在那与会的五、六天里，我白天开会，晚上跟那群韩国朋友吃韩国烤肉，喝韩国红露酒。情既波动，就任它荡漾罢！吉隆坡十七年，我没法豪饮，也缺少一群豪情万千的书生朋友！故乡在赤道边缘，千里之外，纵有千种风情万般壮志，也只有望断山山水水了！正如稼轩词说的：「目断秋霄落雁，醉来时响空弦！」汉城那几天，我吃得痛快，也喝得痛快。

有一天，我偶然在中大校外课程部的手册里，发现一个很熟悉的名字——刘钦栋！那不是我一九六四年大学毕业后在宽柔执教的学生吗？我很早就知道他也落籍香港，只是人海茫茫，从何寻觅呢？中大校刊将我的生平、著作及研究范围作简单介绍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字迹陌生的信。打开一瞧，原来是刘钦栋的来信。第二天，我就和石华一起到第一城廿八座去探访他们夫妇了。



「你人在香港，怎么说是马来西亚呢？」我翻着一本画册，凝视上面的那一页，疑惑不定地问着。

「按理我应该代表香港才对；但是，我都告诉人家我是马来西亚人。」他慨然地说着。去年北京举行国际画展，他是香港少数入选的画家，但是，他却在名字底下自署「马来西亚」。

又是一个执著故乡情的人——爱得凄迷醉人呵。

除了同学们经常来信之外，接到中文系师生集《只在此山中》及潘碧华《传火人》，是最使我波涛汹涌的两件事。贵蕊、天心、素莱、顺宗、碧丝……这批三年级的学生；还有慧婷、碧华、幸谦、莲花……这批毕了业的学生；打开「目录」，我不看题目，先看作者，那些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一个一个个面庞随着名字直闯我的脑海，久久不能消散。添拱呢？丽萍呢？慧玲呢？……为什么没有提笔？应该是别来无恙吧！在香港教书治学是快乐的，在香港生活旅游是快乐的，但是，挥不掉的是故乡情，忘不了的是故乡的孩子们以及华人社会的点点滴滴！



十月底，八十二年毕业的杨裕发，陪着太太、孩子到香港来旅游，利用空档时间，特地到中中来探访我，停留了大半天。回去后，他航空寄来第七、八期合刊的《桥》，那是一本为沟通八一／八二年度中文系毕业同学而「创办」的小册子；在吉隆坡，我就非常珍惜这本小册子；如今，身在香港，它更显得温馨宝贵了——李英吉依旧在阿罗士打马来亚银行，没结婚，还不加油找女朋友？潘仕屏转职金狮集团，他的大老板我见过几次面，还算认识。陈炳根、马秀蓉、蔡德盛去年还见过面。卢鹰玲就是卢雁玲吗？何时改名？还写古诗吗？林秀珍前年还见过面，怕我不记得，一见面就自我介绍，然后问：「老师还记得我吗？」当然记得，她颈项因动过手术，留着疤痕，是最好的「商标」。池美娟一毕业就不见人影，一年级摸彩时曾得了我一幅画。韩佑斌是我大学时代同学的亲戚，身体壮硕，也多年不见了！赖国盛已经从商了，他曾帮我的书本画插图，也曾在峇株巴辖一次巧遇中请我们一家人吃麵。邱祥熙在诗巫，访东马时曾会面。杨瑞光结婚后，消息杳然，谅他生活尚佳。其他蔡雪爱、谢礼赞、翁皎玉，黄有土、陈振富、



程麗仙及鄭肇獅……等，也都多年未見了。唉，故鄉情就如門前的云云水水，一波接一波，一烟接一烟，滄渺无际。

上个月，我出席了两个学术会议——一个是香港大学中文系主催的「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一个是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主催的「亚洲族谱国际研讨会」。

第一个会议出席的学者非常多，海峡两岸分别派出二十几位学者参加，此外，澳洲、新加坡、美国、英国……也都纷纷派出代表。会议开得非常热闹成功，多年未见的朋友有这么一个良缘屈膝谈心，不能不说拜港大之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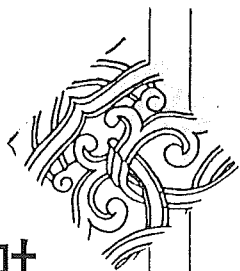
「你一路走来不是代表马来亚大学吗？……」大陆一位学者指着我胸前的牌子，迟迟疑疑地问着。

「你什么时候回马大？……」南开大学的一位老朋友搞不清我的意思，居然这样地再三问着我。

「到香港来好！到香港来好！吉隆坡那地方……。」夏威夷大学的马幼垣最

朗爽，得知消息后，握着我的手开门见山就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使我很感动。等到我赴台北出席第二个会议时，剩余数十张名片竟然用光了！许多日本及韩国学者，只好掏出他们自己的名片，让我写上目前的地址和电话。

我是马来西亚人，但是，我代表的到底还是香港中文大学呵！此中曲曲折折，留给酒圣下酒，诗豪裁诗吧！但愿南州风风雨雨，东篱依旧。



吐露港高速公路

在我住所的山脚下，有一条六线宽敞的高速公路，公路的那一边是一望无垠的碧波，公路的这边是中文大学的校园；公路的起站是香港、九龙及新界纵横交错、长短狭窄的柏油路，公路的终点是深圳、广州、厦门、长沙、西安及哈尔滨。我每天二十四小时一举头，便望见它横躺在远远的山麓边，委委蜿蜿地朝北方蛇行而上，拐进山背，钻入云端，然后消失在地平线里。

「这是一条脐带，一条通往文化母体的活脐带。」每次倚着阳台下望，我总是这么样地想着。

这一辈子以来，接触及研究的都是中华文化，爱慕及发扬的也都是中华文化

，「生于斯，长于斯，亦将老于斯」；除了台北十年寒窗之外，一直要到八八年八月，才有机会站在活脐带的旁边，回望那座巍然伟然的文化母体。「佳处径须携杖去，能消几緉平生屐」，真正来体会及领悟这座五千多年的喜马拉雅大雪山。

「这里连中秋节都放假呢！」石华最先发现这个情结，欣喜得喊出来。

「是吗？」我将信将疑，从她手中抢过中大的校历，顺序搜寻着：「你看，重阳节也放假，给人登高呢！还有，冬至放假，农历新年放假一个礼拜；清明节放假，端午节放假……。」情结处处，怎么不叫人惊喜！

「这里，是道道地地神州的土地了！」我们用脚盘抚摸着地上，若有所思地说着。

在吉隆坡的十七年里，我们当然也过这些节日。清明节我们请假回家扫墓祭祖，端午节到市场买粽子，冬至搓汤圆一家团聚，农历新年送红包放鞭炮吃年糕；但是，除了农历新年放两天假之外，其他各种节日都在「非正式」底下度过。



现在，我们居然来到一个地方，可以大大方方，而且很「官方式」地过着这种节日，心里上当然觉得非常愉快和舒畅。

「车子走上这条公路，」第一天搬进教职员宿舍时，友人就指着山麓下那条高速公路，说：「往北开一阵子，就是深圳了。」

高速公路横卧在海岸边，沿着海岸线弯弯曲曲地朝北蜿蜒。我的书房正面对万顷清涛，只要俯首下望，高速公路就横截在视线里，汽车、货车及公共汽车等等都像长长短短的火柴盒，穿梭视线内。有的车子有两个车牌，正中间是香港的，右上角蓝色三角形的是广东的；这些车子，很明显的正奔腾于活脐带的两端。轰轰隆隆，急急忙忙，二十四小时从不间断，忙着输运，维系五千年大国和外界的交通。「往北开一阵子，就是深圳了。」什么时候驾长车，往脐带的源头溯回而上？什么时候展开我奔腾高速公路的驾车技术，逆流而上，到广州，到厦门，到长沙，到西安，到哈尔滨去？

「山的那边，就是神州——尧舜的天地，大禹的故乡！」每次步出阳台北望时

，心里头第一句话永远不会改变：「那是祖宗们生活过的天地。」

五千年的历史像一座一座的高山，绵绵互互，从长白山直拔南来，然后横走阴山、祁连山，纵顾武夷山和大雪山，如巨人之独立，如群雄之称霸，摩肩击毂，倚裳连袂，仿佛高人聚首交语，仿佛群马联翩南下；最后，把五千年所有的故事和神话，由广州、深圳顺流而下，穿过活脐带，一车一车、一货柜一货柜地运输出来，交到阳台上来给我，送到宿舍书房内来给我，让我坐也相思，卧也相思呵！

香港只是个弹丸之地，广袤不过一平方公里，开埠迄今也不过百余年的历史，然而，她却是北方几千年历史、十多亿人口以及一千万平方公里的神州的「通外桥梁」；诸多「通外桥梁」之中，除了水路、空路外，就是横卧我面前这条高速公路以及路旁那条九广铁路了。

「你看——这列货车……。」第一次在大学站等火车时，突然一列长长的货车从铁轨的那一头直奔南下，经过我们的面前，指着车箱外头的那几个方块字，我





喊着石华：「是从长沙来的！」

「从长沙！」石华惊喜了一阵。

以后，我们还看过来自南宁、天津、哈尔滨的火车货柜，尽管它们都风尘仆仆、蓬头垢脸，什至于疲累难当，我们都眼盯盯地瞪着它们，从第一箱到最后一箱。「它是从几千年历史里奔腾而来呵，真是劳累。」心里总是这么样地想。

我爱读书，我爱写书，当然，我也爱思索家事和国事。「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知识分子应有的胸襟和抱负。那十七年的岁月，许多问题被曲解、被政治化，什至被情绪化了。「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江山沉埋在茫茫的政治情绪和是非烟雾中，何来倚天长剑呢？知识若不受重视，知识分子也徒有扼腕唏嘘之余情了。「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那个人间，那个天外，何时重现在自己的故乡里呢？

有一天夜晚，我爬上新亚书院时，举头北望，那条横躺的高速公路竟然是另

一番景象——两条橙色的路灯，等距离地从遥远的山背并排蜿蜒而下，拐过了大埔墟，潜进云雾中，堂堂亮亮地又从山脚伸出来，弯了两个四十五度，然后就直线切过中大的山麓，往九龙千千万万柏油路散发披肩而奔去。橙色火光把海面照得通红，把云雾染成晚霞，亮晶晶如虹蜺天桥。

「这哪是活脐带？」我心里不断地想着：「简直是一条苍龙！」

有一个雨夜，正是春寒料峭、旧冻满天的时分，我从山腰漫步到山顶，穿过擎天的水塔，回头往下俯望，猛然惊觉——那条金橙的苍龙，正张牙露爪在漫天的雨珠下腾游飞午，身上一片片的鳞甲，亮出金光，把整个天地的雨点照成千千万万晶明透澈的金珠，从天空撒将下来。夜雨下的苍龙，更见其神采和风姿，翻滚飞跃，腾云游雾，吞珠吐火，怒吼狂奔，简直是天神。

雨打着我的伞，湿了我的身子，在一面金光灿烂之中，我企立不归，潸着满眶的泪水。





蕉风椰雨送旧情

46

迴荡在马大校园的师生曲

虽然离开马来亚大学快三年了，然而，总觉得我依然是马大中文系的一个成员。昔日课堂上上课的情形，迎新会及中秋佳节等参加学生活动的欢乐，研究室内和几名学生款款细谈学问及国家大事的恳切，就像昨日的情景一样，任我怎么挥怎么抹都忘不了。十七年的光阴毕竟不算短，一批一批如过江之鲫的学生少说也千余名，怎么能在这一生之中说忘却就忘却呢？何国忠十一月来信说：「不知老师农历新年时会不会回马来西亚？老师三年前教的最后一批学生也快毕业了，那时，他们才一年级。」是的，我甚么时候再回去探望他们呢？那「最后一批学生」毕业后，我就像一只断线的风筝，和中文系再也「扯」不上关系了；这是多

没人情的事实呀！

香港的生活虽然愉快充实，中文大学的校园确实是如诗似画，图书馆的藏书虽然丰富精采，然而，马大那十七年竟已铸成我中年生活的一部分，有我的情感，有我的感喟，只要不小心回头一望，片片落花飞叶依然印映在脑里，清晰如昨日，历历如在眼前。

离马前夕答应《商报》撰写〈香江随笔〉，原只是抱着游戏文字的态度；没想到它们却掀起相当大的回应，使我感到很意外。许多毕业多年的同学，从这些文字里知道我北徙香港，经常来信；圣诞节及农历新年前夕，新旧同学的贺卡如雪花纷纷飞来，送来那椰风蕉雨的温暖和旧情，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昔日师生之谊依然如新，粉笔灰染白了整个头发完全没有冤枉，只欠一个重头再见面把握的良缘而已。

「昨天读到老师的〈香江随笔〉：风雨故乡情，才惊觉老师去了香港一年多，还没写信问候一声呢！」贺卡短短的几句话，却表达了无限的深情。这是早



年毕业的一对夫妇学生，如今已成家立业了。

「一九七八年我去香港时，去过中大找余光中（当时他不在），如果我没记错，您的研究室是对着楼梯的。读您在〈商余〉的文章，那些描述中大景物的文字，一一展现在眼前。」这是一位毕业得更早的同学，有文采、善属文、好吟哦，我对他特别关心；可不知如今依然舞笔弄墨么？

「您好！去年十一月初到香港，有机会联络上您，使我很高兴，惟一遗憾是无法拨出时间到大去拜访您！希望下回去台北或汉城时，有机会留香港多几天。……」这是七十年代早期毕业的女同学。清楚地记得，那天她拨电话到我的研究室，真把我吓了一大跳！怎么她也知道我北徙香港呢？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呢？她和人家接洽生意太忙，约她上来中大参观、吃便饭，连两个小时的时间都没有，真是可惜。

「郑老师，郑师母：也许您们不会想到我是在甚么地方写这张贺卡——我现在是在中文系里，坐在郑老师办公桌前啊。我现在已当上了助教，用的是老师曾

经用过的桌子椅子书架白板……而我却在老师的『地盘』里写贺卡给您俩，这是我以前没想到的事。在这儿，我喜欢把青色的窗帘全都拉开，让阳光走进来。老师以前也是这样吧？在这儿，学生很喜欢跑进来与我说话。老师，以前跑进来说话的是我，坐在大型桌子前的是您啊……。新年快到了，祝老师一家大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是孙彦庄的卡片，看得我很开心，也不知读了多少遍——她居然坐在我昔日的桌上写贺卡，而且写得情文并茂——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人能够站起来接棒传薪火，是最值得欢欣鼓舞的事呵。

提起学生们后浪推前浪，使我想起林幸谦。

幸谦大一时，就送来两三篇文章，要我提供参考意见。文章写得很不错，感情很丰富，词藻相当华丽，只是内容稍微弱了一点；字也写得逊色，看得我很辛苦。「子桑鹿」，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他经常到我研究室来谈话；写作的、华社的、国家的……几乎无所不谈。大三时，他要到台北攻读硕士学位去，颇使我意外。没想这位才子一到台北，伸手一出击，居然得了中国时报的文学大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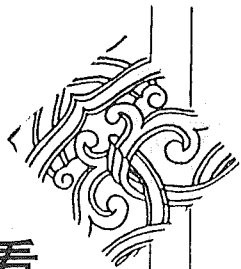
一跃而为文坛上的一名少将，使我高兴了几个星期！谁说中文系没有人材？谁说华社不能出现一流的作家？这几年来中文系写作学生「人材济济」，文艺作品出版了一本又一本，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谢谢老师来信的鼓励，事实上我最近的情绪也正处于低落点，主要是因为有很多研究报告要完成，另一方面又要写文章。近一连几天和家华访问了苏晓康、万润南、胡平、祖慰和老木，因此，有好些文章要处理，加上心头又有好些念头要付诸文字，使到我情绪倍受压抑，我将两者兼顾，量力而为，老师别为我担心。……」幸谦寄贺卡与写信没两样，经常从东北方传来丰厚的感情，读来令人心动。

「郑老师，那天在南洋商报看到您的〈风雨故乡情〉，心中感触良深，恨不得给老师写封长长的信！然而新学年刚开始，俗务缠身，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写封长信，而卡片却赶着要去寄了，许多话都得留待以后再说了！……」这是几年前毕业的同学，是位运动健将。

「您好。新年是否回乡探亲？如果有的话，千万记得到系里来看我们啊！……我目前正在构思一篇小说，想写一个自幼受了中国传统观念『三从四德』所影响的妇女，在几经生活波折之后，如何超越自我，面对崭新的未来。……」「香港的日子，还写意吧！今年我在吉隆坡执教，希望新学年能被录取进入教育系。在教书的生涯中，深深体会到老师您以前的教导，而『书到用时方恨少』更是体会至深的……。」这两位是同房学生，她们共用一张贺卡，是两个乖女。

中文大学中文系学生有四百多名，老师有三十余位，比马大的大得多；这两年，我和系里同事学生们相处也非常融洽和穆，然而，我毕竟与人不同——就因为在天边外，那阵阵的椰风，那声声的蕉雨，让我时时挂牵，夜夜梦萦呵。



看电视在香港

香港有两家电视台四条电视频道，两条是英语，两条是广东话。如果你家电视的方向摆得对，四周又没高山峻岭阻隔的话，你还可以收到另外两个电视台的广播节目——广州的中央电视台及深圳电视台。

两条广东话及其中一条英语的电视台都从清晨六时半开始一天的节目，一直广播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换句话说，这三个电视台每天「休息」的时间只有两个多小时而已。另一条英语的明珠台则从中午两点开播，第二天三点半才收台。

脑海里总以为电视是提供娱乐节目的，是休闲时的伴侣，所以，初抵香港时

，很不习惯于清晨六、七点观看电视节目。心里在想，清晨起床，正是精神十足的时刻，那可「沉溺」于电视之前。后来才知道，清晨开播的那十几二十分钟的节目很有用；电视台提供你今天的气象，是上班族所必须知道的；电视台提供你昨天夜里发生的天下大事，是关心时事者所乐于听闻的。前一阵子北京天安门发生的民运事件，风起云涌，瞬息万变，那一个香港居民不追踪清晨十五分钟的新闻报导？

香港电视台有几个特色，很值得在这里加以叙述，让大马人参考。

资讯快捷，而且非常投入。以这次天安门事件而言，每家电视台都派出十几二十位新闻记者亲临北京，以便尽速获取第一手资料，然后，通过人造卫星，立刻向香港作现场转播，那一阵子，中大學生正考过试，教员们理应忙着批阅考卷，但是，两家电视台每二十分钟的「最新现场报导」，日夜不停的转播，简直把大伙儿「忙坏了」——既要赶着按时改完卷子，又要日夜追踪「特别报导」，怎么不忙！因此，世界上某个角落发生甚么重大事件的话，在香港观看电视最「过





癮」，尤其是海峽兩岸的事件，报导得非常详细，让你时时「惊心动魄」。

重视民意，也延请专家分析问题。两家电视台每天都主办「论坛」，邀约各类专家分析时事及国际现势，如「铿锵集」、「相对论」、「四十五分钟时事追击」、「时事透视」、「财经分析」、「五稜钟」及「时事评论」等等，都是非常精彩的节目。以此次天安门事件而言，他们即邀请了许多中共问题的专家学者，从四月胡耀邦逝世开始，分析事件的因因果果、发展的可能以及对港台的影响，使观众对问题有更深一层的认识。电视台也经常通过电话及直播的方式，「现场转播」街头巷尾民间其他阶层人士的意见，使观众了解民间的反应和感受，「生动」了电视节目的「立体感」。

专题报导，发掘有价值的新闻。除了日常新闻之外，两家电视台经常派遣记者到各地去发掘有价值的新闻，作专题报导。比如河内的经济和民生、寮国的难民和边境问题、苏联少数民族民族的民族主义、日内瓦召开的国际难民会议、遣返的越南难民的生活等等，都作了专题性的报导。有的报导太长了，不得不分数次播

放。

是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才使我比较「关心」电视节目，上文随手拈来的几个特色，不过是个人的管见而已，也许还有所遗漏呢。

当然，有些节目却非常有趣。

这两个月来，每晚都有一个半小时的「开台」节目。开甚么台呢？麻将开台啦。电视台居然主办麻将比赛，每晚参加者四队，这在新、马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比赛方式多类；两队双双对垒（不是四队作方城战）、蒙眼摸牌……等等，此外，还穿插着一位光头的「麻雀博士」，每次五分钟的时间来分析麻将的各种「战略」。我不会打牌，只觉得节目生动，有时也被逗得哈哈大笑，乐趣横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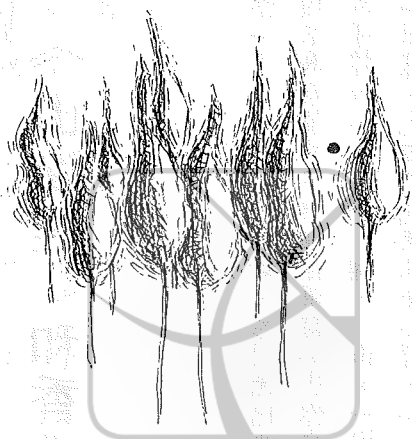
几乎每个月，电视台都主办一次「怪异设计大比赛」，奖金优厚。参加者必须以最精简的方式，设计制作出最怪异的节目。比如说，我就曾经观赏过一个「荒岛狩猎」的节目，舞台灯一亮，一个戴帽的狩猎者拿着一把猎枪，在椰林里东张张西望望，累了，坐在河边休息。突然，河里上来了一条鳄鱼，细看一下，原





來是用胶片黏貼制成，爬上岸來，立刻將那獵人「生吞活剥」地吃下去。咀嚼了几下，張開大口，居然把獵人的骷髏完全吐出來。然後，才鼓着肚子游回河里。到底是怎麼回事？原來鰐魚肚里藏的是骷髏人，吞進獵人後，骷髏人就「吐」出來，由獵人繼續「划」走鰐魚。其他古靈精怪的節目很多，觀賞之後，使人覺得香港人的腦筋真是靈活跳活，很難以道理計。

每晚九點半開始，兩家電視台都播放一出電影，精彩的時候使你放下工作，天天追蹤。聖誕節前夕，每晚放映的都与耶穌或基督教有关的片子；法國國慶日前夕，放映的都是法國名片……。九點半開始，十一點四十分結束，有時甚至於「拖到」十二點半。我不習慣于夜眠，所以，這些名片在我的腦中只有上半部，沒有一部看完，真是忍心得很呢。





《山海經》和香港

中學時代第一次讀《山海經》時，感到无比的興奮——怎麼会有那么多稀奇怪異的山名、國名和動植物名擺在你眼前，讓你吃驚！又讓你珍惜！記得那個時候，日日夜夜雙手捧着書本，一山翻過一山，一國涉過一國，好像探險家在外太空旅遊，每抵一星球，就驚喜幾天几夜一樣。

你看，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山——長舌山、女床山、天帝山。山的形狀要怎樣才像長舌呢？多亏有人想像力这么强，命得出这样的名字。山峰上居然有張床，而且还判定是少女睡的；多令人遐思！也亏他有此浪漫情思了。每座山都高入云霄，要怎样才算天帝居住的呢？多亏他想得出呀。

以动物命名的山就更稀奇古怪了——鸡山、鸟山、鼯山、鵲山、豺山……真是多不胜数。还有用「猴子的翅膀」（猴子有翅膀？真是天晓得）命名的「猥翼之山」，用「苍龙的头」命名的「龙首之山」，用「牛头」命名的「牛首之山」；其他熊耳之山、鹿蹄之山、马尾之山……也多得让你觉得古怪好玩！更奇怪的是——鸟鼠同穴之山：看来命名者一定在那里住过好一阵子，见到山洞里鸟鼠和平共处了。

至于那些奇怪的国名——结胸国、羽民国、厌火国、贯胸国、交脰国、三首国、长臂国……更使你觉得走进一个卡通世界，千奇百怪，五光十色，真是美不胜收！

此外，山林里的奇木怪兽，河流里的异族珍禽，更使人目不暇给、把玩不厌！翼望山有一种飞鸟，三只头六个尾巴，心地善良，逢人笑脸相迎；英水有一种水禽，样子长得像鱼一样，有人的面孔，叫起来声如鸳鸯，吃了可以防百病，名叫赤鰭；崑崙山北麓有一种树木，名叫沙棠，花黄，果赤，味道如李，无核，吃





后身轻如鸿毛，可以飘浮水面……这些，难道不是一个有趣而又看不完的童话世界吗？

那一阵子，我真是沉迷在这些奇光异采的太空旅行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固然迷人，但是，《山海经》却新鲜！每到一国就一个新世界，每攀一山就另一番天地，真是兴奋无比。

转来香港任教后，为着出门的方便，我到书局买了一本详细地图，以备随时查检，或者按图索骥。没料到翻过几次之后，发觉香港地名竟和《山海经》一样，稀奇陆离，异采缤纷，令人觉得好像进入一个梦幻的世界。

香港居然有这么多个地方用「牛」来命名——牛屎湖、牛潭尾、掌牛山、黄牛山、鞭牛山、牛寮、牛径、白牛石、牛栏嘴、牛角湾、牛池湾、牛押山、水牛山、牛尾海、牛尾洲、牛过田、牛凹、牛头角；几乎接近二十个。从牛身的部位来说，有牛角、牛头、牛尾；从牛的品种和颜色来说，有黄牛、白牛、水牛；与牛有关的事物来说，有牛寮、牛栏、牛径；五花八门，美不胜收。最奇特的是

，连「牛屎」也派上用场！至于牛过田、牛凹，更是令人且惊且喜！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地名。

有牛就有马，以「马」来命名的也不少呢！中文大学所在地本来就叫「马料水」，附近又有一个闻名世界的「沙田马场」，怪不得中大有龙马精神，成绩斐然！除此之外，还有马尿水、马屎洲、放马莆、马窝、百马嘴、马蹄洞、马角嘴、落马洲、马湾、马头角、马鞍山等等；虽然「马口」没有「牛口」众多，不过，从马头到马蹄，再到马鞍，甚至连马的屎和尿都派上了，样样齐备，可见势力非小，来头甚大呀。

香港赛马闻名全世界，香港马会比香港政府更富有，九七大限后「舞照跳，马照跑」；马的势力在香港素来都很大，所以，除全身部位之外，连屎、尿都用上，比牛儿们更受欢迎，实在有其道理。

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那些不堪入眼的「屎」呀「尿」呀竟毫无忌憚地派上用场。广东人不是很讲究避讳吗？什么「猪血」叫「猪红」啦等等，怎么连「屎





「尿」这些不雅的文字也用上呢？你看，牛屎湖、马尿水、马屎洲、狗屎角……过其境入其地，怎不叫人闭眼掩鼻呢？中文大学所在旧名曰「马料水」；此「料水」二字所指不知为何物？看来也不会是什么神圣的东西。幸好中大所在地已改为「沙田」，否则圣洁官龔整天与「马」呀「料水」呀杂侧一处，成何体统！

至于其他飞禽走兽的地名，那似乎就数不清了——属于「鸡」字辈，有鸡岭、山鸡乙、鸡公岭、鸡冠山、鸡公头、鸡翼角、鸡公山、鸡山；属于「狗」字辈的，有狗肚山、狗岭、中狗牙岭、狗伸地、白狗山、狗虱湾；此外，上至飞天的——麻雀岭、鹤藪围、鹤嘴、鹤嘴山、牙鹰角；中至爬地的——龟头岭、龟头嘴、南蛇头、南蛇凹、蛇石凹；下至游水的——鲫鱼湖、泥鯔埔、煎鱼湾；奔跑的——老虎坑、白虎凹、虎山、虎头鲨、鹿湖、鹿颈；穴居的——老鼠岭、老鼠田、飞鼠岩、狐狸叫；祥瑞的——麒麟排、龙跃头、龙鼓滩……都莫不一一具备。总而言之，香港郊野外到处散布着飞禽走兽，天生下来就是个野生动物保护区。

当你走到大屿山的狗虱湾时，你会有何感觉？总会往身上、发间抓抓痒吧！

当你到西贡附近的狐狸叫时，你准会停步倾听片刻；到底叫声在那里？有多好听？当你到沙田附近的走私坳时，说不定你会摸摸裤袋或皮包，看看是否带了毒品？马鞍山对面有个小岛叫三杯酒，是酒仙们应该去的地方，那三杯天然美酒永远喝不完！西贡有个小岛叫白水碗；白开水有益身体，可延年益寿，你不妨去试一试；西贡附近还有座八仙岭，如果你想成仙的话，应该天天往山上走一趟！

此外，大屿山有周公岛、交椅洲、小交椅洲、婆髻山；屯门一带有蝴蝶谷、踏石角；马鞍山附近有凤凰笏、龙颈筋、孝子角、三抱石；香港岛有摩星岭、雪枕山……都使人不得不驻步遐思。

当然，有些地方恐怕就不得不回避了；大屿山的阎王壁、番鬼塘，观塘的魔鬼山、黑鬼山……都让人听而生畏，又怎敢前往游览呢？

如果将一些地名连串起来，你就更会抚掌大笑；他们真是要得！大屿山有几个地名散布在一起：大白、二白、三白、四白！多奇怪的事情！五白及六白呢？也许掉到海底去了。还有大串、三串；多好玩的地名！二串呢？只好去问宝莲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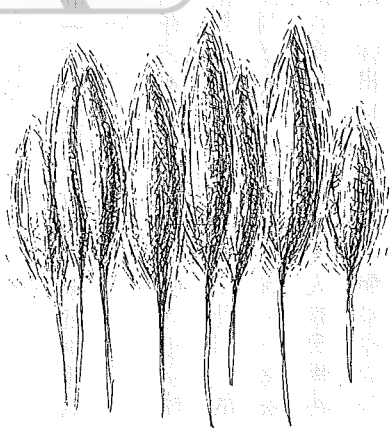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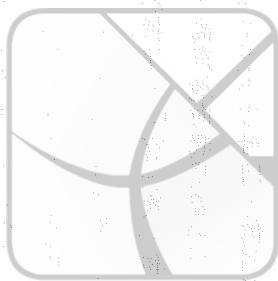




了。新界东北有大肚、二肚、三肚、四肚及五肚，和沙田附近的九肚遥遥相对；真有意思。至于六肚、七肚和八肚三兄弟呢？等着你去命名了。西贡及马鞍山之间，有南蛇头、南蛇弯和南蛇凹，蛇长无比，横卧新界整个东北。沙田东边有观音山及慈云山，旁边却有女婆山和花心坑，前后相随，令人莞尔。大屿山又有轆牛山、牛寮、牛径、白牛石，亦步亦趋，形影相随，可谓满山是牛，倒也相宜。你说，他们把这些地名按排在一块，不是存心「游戏人间」吗？

如果你看到狗伸地、煎鱼湾、睇鱼岩、狐狸叫、中狗牙岭、飞鹅山、狗肚山和契爷湾这样的地名，还不会破口大笑的话，就不了解广府人的幽默了。如果你展开香港地图，神游这些离奇古怪的地方，还不觉得是身游卡通世界，进入梦幻的童话天地时，就不了解香港人的可爱了。

谁说香港不是一部《山海经》？





香港的脉搏

「你已经跟上香港的脉搏了。」有一次，和一位香港朋友出门，踏出中环地铁站时，他紧跟在我后面，高声地向我喊着。

什么是「香港的脉搏」？上下班时间，你到任何地铁站的出口处伫立几分钟，那一批一批的人潮，像非洲草原上结队狂奔的野牛，像大旱天空中到处窜飞的蝗虫，人潮没到万马奔腾的脚步声先到，人潮没到万头攒动的声威先到，金戈铁马，势强力壮，立刻从你旁边擦身而过。并不是在操兵练武，但是人人都三缄其口，迈着迅速的步伐向前跨越，像流沙，像暴洪，往出口宣泄而去。如果你走得慢，后面的人会超越你，然后狠狠地盯你一眼，暗中骂你一声：「阻了人家的路

！」如果你突然停步辨认方向，后面的人说不定会接二连三地「撞车」，或者如洪水遇到顽石，向左向右超越你、挤迫你，把你这块顽石挤出河床之外去。

第一次在九龙塘地铁站赶车时，一下地铁站，那一浪一浪的人群简直像防暴武警，才眨两眼就从身边喇地而过，真把我吓了一大跳：「香港人原来是这么样过日子的！」

自此以后，我秣马厉兵，日夜砥砺，一有机会出击，就俨然以香港人自居——只要走上中环附近的马路，我准是兵队操练似的，迈着宽大的脚步抢路先奔；挤地铁上火车时，我永远不落人后，已经爆满了我依然挤进去；上酒楼「饮茶」时，轰轰烈烈到处是声浪人海，我照样在那里呆个三小时，泰然如坐无人之境，幽然如卧山泉之旁；周末酒楼饮茶后，就是逛街，从尖沙咀逛到佐顿，从佐顿逛到油麻地，从油麻地逛到旺角，这里的商店和百货公司，多得你一辈子也看不完，货色天天翻新，价格家家不同，新奇古怪，好玩有趣。

有一位香港朋友到大马观光后，回来向我「抱怨」地说：「你们那里的马来



妇女们，走起路来呀……真是奇怪！」

「怎么奇怪法？」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问着说。

「她们哪里是在走路？」那位朋友站起来，摆动着左右手，摇晃着身躯，说：「她们是在跳舞呀！」

马来妇女飘飘摇摇，闲闲散散的走路姿态，立刻亮在我的脑边。她们是在跳舞，谁云不然？

如果从大马人的眼光来看香港人呢？「香港人简直是在跑步，哪是在走路？」这两年来，许多来访作客的朋友都这么样地向我反映。

香港人是不是永远那么紧张地过日子呢？

去年秋末的一个周日，我们驾车去探望马鞍山，那是一座站立在中文大学斜对面的高山，像一顶青绿色的呢绒帽；据说，从乌溪沙那儿望过去，它就像一件驮在马背上的马鞍。在山脚下绕了一个小圈后，顺着公路溯流而上，没想佳景一处比一处好，使我们欲罢不能。到了泥涌，前面摊开的是一个小西湖，湖中孤岛

三、四处，非常有情调。放眼四望，游船点点，到处是泛舟浪客，原来是个郊游野餐的好地方。一簇一簇的人丛，有的泛舟，有的漫步，有的玩水钓鱼，有的捡贝壳，谁相信他们是大都市的「上班族」呢？香港政府也真雅气，沙滩上、草岸边到处砌了小灶头，一堆一堆地布满了路边，游客就在灶上烧烤野味，一边玩节目一边野餐，悠闲地过一个周末。

辞别了泥涌，我们一直往前开，一边是马鞍山山麓，一边是海浪，沿途有行人道、脚车道，有数不尽的灶头，当然，到处都是一家一家的游客。车子到了黄竹湾，我们右拐往北潭涌直奔，风景更是奇佳，想不到香港有这么漂亮的海岸线！比新山海峡、檳城关仔角还漂亮！更使我们想不到的，平时脉搏非常紧凑的香港人，原来也有悠闲清雅的一面。

第一年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同事们经常问我：「怎样？暑假准备去那里玩？」后来，才弄清楚对香港人来说，这个「玩」字非常重要。

除了平日，香港人周末都爱上酒楼「饮茶」。酒楼上午八点开张，迎接那条





厚有两三人，长可半哩的长龙。先要壶茶，然后，才慢慢吃点心。这一席「茶」，可以「饮」到中午十二点，甚至下午两点，完全看你的兴致而言。饮过茶后，就是逛街。香港的商店及百货公司也真奇怪，天天都有「跳楼货」——不是「店约期满，彻底清货」，就是「周年纪念，最低一折」；不是「买两件，送一件」，就是「长期五折，任你拣」。

从尖沙咀到太子，少说也十多万间店铺，不是这间「契约期满」，就是那间「周年纪念」，没有一天例外。一排一排「跳楼」的公司，一堆一堆「任你拣」的商店，不但使人「目不暇给」，而且也真使人「见猎心喜」，只恨不能把整间百货公司「搬」回家而已！要找电器摄影器材吗？旺角有几条街尽是；要看成衣时装吗？尖沙咀、太子道整排整排的大小公司尽是；要看中国货吗？中侨、大华、中艺及裕华的公司遍布整个九龙区。到处贴着廉价的红条子，满目都是「彻底清货」的字眼，使你觉得「今天买东西不用钱」，还没上街心头上已服了一道清凉剂了。带着这样的心情上街，怎么不是「很好玩」呢？

每天晚上扭开电视机，除了一些严肃及正经的节目如新闻报导、时评、连续剧等之外，总可以看到一些「古灵精怪」的节目。开始的时候，总觉得香港人真无聊，成天弄一些「搞笑」的无聊节目上电视。慢慢看下去，才知道「此中大有文章」——这些「搞笑」的节目，原来出自香港人「好玩」的天性。生活节奏已经那么紧张了，何苦老播一些严肃、正经的节目呢？于是，一些让你觉得「好玩的节目尽搬上电视了，连广告节目也离不开「好玩」的调调，真使人叹为观止。」

「小玩」之外，香港人还有「大玩」的节目。

圣诞节、农历新年、复活节及暑假等，只要有几天假期凑合在一块儿，那就是香港人「大玩」的日子了。在这些节日来临前，乘机离港的人至少有几十万，乘火车进入大陆的更多；假期结束了，这些人又几乎同时返回香港。如此「大出大入」，为的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字——玩。旅行，是香港人最大的兴趣。每个暑假如果你没安排节目出去「玩」，你就不是香港人了。

我真的已经跟上香港人的脉搏吗？





唐诗宋词的音乐化

现代的年轻人，未必听过「韦瀚章」这个名字；但是，四十岁以上的人，「韦瀚章」这三个字纵使不一定如雷贯耳，也一定知道他是著名的词乐家了。

四十岁以上的音乐爱好者大都迷恋过〈白云故乡〉、〈思乡〉、〈旗正飘飘〉、〈抗敌歌〉及〈采莲谣〉等艺术歌曲。这些歌曲都由大名鼎鼎的作曲家如黄自、黄友隶及林声翕等人作曲，而这些歌曲背后隐藏着的灵魂——诗，均出自韦瀚章的手笔。

韦瀚章对中国艺术歌曲及歌词的贡献是无可限量的，他从事诗词的创作有五十多年，共写了三百余篇作品，而经谱成艺术歌曲及电影歌曲的占了三分之二以

上。

〈前途的光明〉这首歌，也许你就唱过；试读其歌词如下：

前进！前进！

黑夜的行人勇敢前进！

莫怕月色阴阴，

莫怕星光隐隐，

鼓起雄心，振起精神，

跑过夜幕后面，前途便是光明！

这首歌词的作者，就是韦瀚章了。另一首抗战歌〈旗正飘飘〉，凡是经历过第二次大战的华人，无论寓居于何处，都必定会唱的：

旗正飘飘，马正萧萧，

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

好男儿，报国在今朝！



快奋起，莫作老病夫，

快團結，莫貽散沙嘲。

國亡家破，禍在眉梢。

要爭強，須把头顛拋。

戴天仇，怎不報？

不杀敌人恨不消！

至今读起来，尚使人热血奔腾呢！

韦氏于一九六〇年应北婆罗洲及砂朥越政府的邀请，由香港赴古晋；协助政府创办婆罗洲文化出版局，兼任华文编辑主任，除策划出版书籍外，并训练当地人员。他在那里住了十一年；一九七一年始返香港，和大马颇有缘分了。

诗和乐就像一对孪生子，虽未必永远形影不离，却是同年同日而生。先秦的诗经和两汉的乐府固然可以入乐，唐诗及宋词本来也可以吟唱。等到诗离开音乐之后，诗就失去了活活泼泼的生命，成为一个没有倩影的人形而已。人而无影，

还有甚么美感可言？还有甚么艺术可言呢？诗词失去了音乐，就只能吟诵，再也不能飘渺窈妙地咏唱了。对诗词及歌唱两造而言，损失皆特大。

诗词是音乐的内容；音乐离开了诗词，正如倩影离开了肉身一样。内容平淡的曲子，旋律美则美矣，音调悠扬是悠扬矣，词谱如果庸俗平淡，或者聱牙失韵，就如一幽婀娜多姿的倩影依附在贩夫走卒的身上，还有甚么可看可听呢？我们天天都在听歌，也时常在唱歌，但是，看看歌里的词谱，大部分都是聱牙失韵与庸俗平淡，莫说谈不上是一件「艺术作品」，和诗词更有天壤之别。像这样的「歌」，注定不能「登大雅之堂」，更不要说播千里传永世了。

四月二十八日晚上，区域市政局在叶明媚及费明仪的策划之下，在沙田大会堂演奏厅主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中国音乐雅集——韦瀚章词乐作品欣赏会，却是美人和倩影相结合的一个动人的月光晚会。在那个晚上，黑白琴键在刘活石、苏明村、黄妙玲及范凯怡等人的轻抚强敲之下，像脱了笼牢的黑鸬白鸬一般，不停地往舞台上的天空飞扬飘荡，黑鸬白鸬身后的曲调如圆珠，如润玉，飘过一山





又一山，游过一谷又一谷；然后，透过梁静宜、吕国璋、江桦、陈供生、朱慧坚、费明仪、杨罗娜以及合唱团团员的声腔，那位诗词的古典美人，摇着楚国官廷的细腰，佩着汉朝的璎珞和银镯，养着唐代官女的雍容华贵，摇着宋人的金步摇和玉钗，容华娇媚，绰约天真，竟在沙田大会堂演奏厅上轻歌曼舞。看她和着一曲一曲的乐曲，演奏厅里满堂的观众听众几乎时光倒流，回到诗乐一体的宋词、唐诗、乐府及诗经的时代里去。

而赋这古典美人予生命的，就是那天晚上步履维艰上台接受纪念品的八十六岁老人韦瀚章先生了。看看韦先生写的这些乐词：

〈黄昏院落〉

黄昏院落芭蕉雨，小窗静掩人无语。怕见燕归飞，故将帘幕垂。小楼今夕梦，欲达轻云送，何处是乡关？千山和万山。

〈思乡〉

柳丝系绿，清明才过了，独自个凭栏无路。更那堪墙外鹃啼，一声声道，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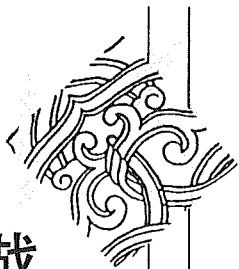
如归去。咕咕，咕咕，咕咕。惹起了万种闲情，满怀别绪，问落花随渺渺微波，是否向南流，我愿与他同去。

《重游西湖》

十载重来寻旧处，山木依稀还记当年路。芳草盈堤花满树，清明历乱黄莺语。拂面垂杨十万缕，尺尺柔丝，欲绾行人住。最是啼鹃牵别绪，声声却唤人归去。

这些诗词，不但遣词用字来自唐诗宋词。其精神面貌也和唐诗宋词相差不远。而它们的制作者，就是从传统里迈着艰难的步伐出来接受纪念品的韦先生了。黄自、林声翕、黄友棣、陈田鹤及劳景贤等人是韦先生的知音，他们肯定了诗、乐是一对孪生子，既然「天生如此」同年同日出生，就应该形影不离白首偕老，因此，他们合作恢复了传统——诗、乐合一。

满堂的听众，满堂的掌声，证明他们的路线是正确的，而且是雋永的。



战前宽柔校长马树礼先生

翻开九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日报国际版的第二版，骤然看到一则醒目的小新闻，标题是：「马树礼访问新加坡·星总统设宴款待。」首几段报导马校长和新加坡黄金辉总统的旧情谊，以及访问新加坡备受礼待的经过，接下来谈：「马树礼廿三日专程到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山市，参观一所他在五十八年前曾经担任过校长的华校——宽柔中学。这位和南洋华侨社会有长久渊源的元老，这两天也参观了五十多年前他在本地担任教职的华校，对数十年前进展和变化留下深刻的印象。」短短的一则新闻，使我翻译了无数次，也使我心潮澎湃，数日无法平息。

一九八六年的一个春天，我受主办当局的邀请，到台北参加一个由国立政治大学等四个机构联合主催的「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的国际研讨会，地点在圆山大饭店。在一个自助餐会上，突然有人走过来通知我说：「马秘书长想见见你。」我知道，那是指刚才在餐会上致词的马树礼秘书长。他召见我做什么？顿时，颇有茫然及受宠若惊的感觉。

「我看过了所有出席者的名单，知道你是马来西亚来的唯一代表。」马秘书长非常朗爽，握过手后便开门见山：「我也曾经在马来西亚住过一段时间呢！」马秘书长战后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驻印度尼西亚及日本的大使，而且贡献非常大，这是我早已知道的事情；最近这几十年来，他担任过执政党的秘书长，地位非常崇高，权倾一时，在台湾的政治界及文化界，有那一个不认识他？就没听说他还在马来亚住过！好奇心驱使我追问下去。

「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民国二十年，我在新山担任宽柔学校的校长。学校中午一放学，我立刻乘车赶到新加坡去，负责孙中山先生创办的中兴日



报的编务工作，一直搞到深夜才回家！」

担任宽柔学校的校长？那个时候，宽柔才创办了七年，不过是个初生的婴儿罢了！想来在这段时期内，马校长一定贡献了不少力量；怎么宽柔校史里完全缺少这一章呢？立刻，我说：「马秘书长，我不但是来自新山，而且还是宽柔的学生！」

话刚说完，马秘书长惊讶地握住我的手，就如握住自己的学生的手一样，久久不肯释放。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一天跑两头，一点也不觉得辛苦……。」马校长呷了一口茶，说。

「我们新山的父老们已经不知道马校长曾经为宽柔贡献过力量了，宽柔中小学里也没有人知道马校长这段历史了，唉……。」我嘴里一面说，心里一面在想：日本太平洋战争不但烧毁了无数华人的生命和财产，也摧毁了华人无数宝贵的文献和历史。心中一阵凄然，竟一句话也说不出。

「五十多年没去新、马了，宽柔的近况怎么样？」

没想马校长还这么关心宽柔，真使我感动不已。

那个时候，宽柔留台同学会正准备出版「同学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特刊」，我为什么不快通知同学会的总干事，请同学会立刻和马校长联络，让他为特刊写一篇序文，保存这一段珍贵的史迹？

回圆山饭店后，我立刻和宽柔留台同学会总干事邝敏琪同学联络，把事情的原委告诉她，也把马校长的联络地址、电话告诉她。邝同学非常能干，她终于联络到了马校长，也终于邀请他写了一篇序文；一年后「宽柔留台同学会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出版了，卷首刊出了马校长的序文。读了这篇序文，我内心感到无限的兴奋和安慰。

三年后的今天，更令我没想到，马校长在访问新加坡之际，百忙之中竟还驱车到三十多公里以外的新山市，去参观五十八年前只担任过一年校长的宽柔学校！五十八年，新山早已沧海桑田，宽柔也早已人事全非了；然而，马校长对宽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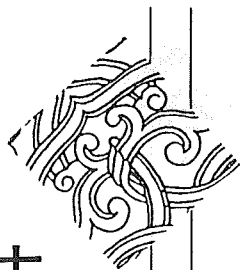


款款的深情，却丝毫没有改变，纵使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赤道边缘。

作为宽柔的学生及校友，我怎么能够不说：向您致崇高的敬礼，马校长！







古今多少事

是我的女儿竹菱最先认识他的。

有一次，我们打过羽毛球，在回家的途中，她对我说：「今天认识一个老公，羽毛球打得很好，他也姓郑呢！……」

「我有一个姐姐在新加坡……」第二次打羽球时，好奇心驱使我接近他；一见面，他立刻就說：「叫美菱，名字里头有一个字和阿菱相同。」他笑着脸，指着我的女儿说。

「那你有没有跟她联络呢？」我问。

「二十几年没有通讯了！只知道她在教书，连地址也没有了。」他怅怅然地

说。

「你怎么会有一个姐姐在新加坡呢？」我好奇地追问着。

原来他是印尼的华侨！

五十年代末期，在那个大潮流里，他随着几千人回到那片既熟悉又生疏的大地，踏出关卡时，他交出所有的文件后，海关人员还要他伸出十只手指，在文件上盖上每只手指的指模，表示从此不回头。为了表示他的决心，也为了表达他对大地的赤诚，他追随其他年轻人的后尘，盖了十个指模后昂然上船。……

七十年代末期，他以一个大学毕业生、中学教员的身份，辗转从北方来到广州，又从广州来到香港。

「中大的草地都是我一个人修剪的！」他脸露愉快之色说：「薪水不高，生活却是自由的……。」

人的一生有时真是不耐谈，三两句话就说光了！然后，就是飞沙走石，惊涛骇浪，在你的心田里翻滚狂暴着，几天几夜，永难平静。



有一次，在大学里参加一个国际性语言学研讨会，无意中往侧边一瞧，望见一位警卫人员端坐在人丛中，低着头很认真地在阅读论文，心中感到非常惊讶——怎么警卫人员对语言学研讨会有兴趣呢？会场不过二、三十人，枯燥得很，清冷得很，除了与会的代表和学者之外，连一个学生也没有，怎么会有个「外人」跑来旁听呢？满肚狐疑，一直嘀咕着。

「请问你是……。」中场茶会时，我禁不住趋前打招呼。

他自我介绍之后，坦然地说：「我很早就认得你——你上次带领马大学生来中大访问，我见过你；你不认得了？」

「呵……。」我倒抽一口气，惊讶地轻叫一声。那是一九八六年春天的事了！那一年，我陪着中文系一批学生到台湾及香港，作两个星期的文化教育之旅，原来他当时已经和我见过面，怎么一点都不记得呢？

「我是印尼华侨……。」他低着头若有所思地说：「十九岁的时候回大陆去！」

「是不是五十年代？」我紧问着。那个时候，我正十几岁，在新加坡，在马来亚各个市镇，天天看见和听见那场炽热的烟火，烧着一批一批年轻人的心……。

他五八年回大陆，不过是个高中生，大学在瀋阳上的，念的是中文系，搞的是汉族语言学，硕士学位到手后，当过助教，然后是大学讲师，熬出个人头来。「最后……」他语气生动地说：「我还是决定跑到香港来！大学讲师我宁可不干，在这里当个校警，每月拿他几千块钱，生活虽然清贫，精神却非常舒服愉快！……」

自此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

他经常向我叙述那些奇幻的故事，「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充满着各种神怪诡诞的色彩，真使我感到怪疑——人间何以有彼域及此域的差别？何以有古代史和现代史的迥异？

「我父亲是开矿的……。」第一次和她见面时，她立刻就「暴露身份」，说



：「他在怡保有一棟很大的房子……。」

「那你为什么反而要跑去大陆呢？」我好奇问。

「我反对我的老师……」她轻描淡写地说：「上课的时候，我站起来反对他，我说那里正充满着新希望……。」

为了证明自己说法的正确，她以身作则，朝那个新希望飞扑过去。

「报纸这么说，画报也这么说……」她低着头说：「走的时候，同学们真热心，有的送鞋子，有的送衣服，有的送钢笔……。」

突然，我想起中学时代的几位同学——他们平时表现特出，有的梳着两条辫子，有的搞学习活动，有的代售书报，突然有一天，他们都离开了马来亚……。

「到了新加坡，中国银行还给我们船费呢！你看，多慷慨！」

初中二的她，就远到那个天寒地冻的异域去，也亏她够勇气了。「一个亲人也没有，天气太冷，水土不服，差一点一命呜呼……！」

「你既然是个医师，为什么又跑来香港呢？」

没有答案，她微微一笑，不想说，留下一页空白。

「我多么想念我父亲和自己家人……。」十四岁离开，四十多岁来香港，三十年一页空白，真希望一切从头再开始。

香港许多华侨，的确是这么样地想着。





读中文系的人

所谓「中文系」。就是「中国文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简称；念中文系的人，就是搞中国文学或中国语言文学的人。实际上，读中文系的人是不是都搞中国语言及文学呢？

我本身就不是专门搞中国文学，更不是专门搞中国语言；虽然我对中国文学及语言有一些认识，但是，我的「专业」却不是中国文学及语言。

我的硕士论文是与《淮南子》有关的，我的博士论文是与《战国策》有关的；它们分别属于子部及史部的书，与中国文学及语言扯不上甚么关系，然而，我获得的学位却是中国文学硕士及中国文学博士。念博士学位时，我学科考试的科

目的是《左传》、《淮南子》及《战国策》，换句话说，我自认对这三科的「学问」还差强满意，可以让教授们任意出题对我加以考核；它们也都是史部及子部的书，跟中国文学及语言攀不上甚么关系。

在大学里滥竽充数也将近二十年了，担任过的课程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然而，归根究底也只有一句话：跟中国文学及语言没太大的关系。文字学、训诂学固然不是中国文学及语言的课程，先秦诸子、书法与中国文学及语言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左传》、中国哲学跟中国语言文学相差更是十万八千里；惟一「真正在中文系开过的课」只有一门，那就是「历代文选」了。

跟中国语言、文学既然老是扯不上关系，为甚么「生也中文系，长也中文系」，而且还准备「老也中文系」，在中文系纠徒聚众，传道授业解惑呢？难道天缘凑合，一至于此乎？

不管是国立台湾大学及国立师范大学，也不管是香港中文大学或马来亚大学，一般上的习惯是，将文学院内所开设与中国有关的学科合拢在一起，成立一个





學系，然後，顏其面、冠其名曰「中國文學系」、「中國語言文學系」；其實，似此「一仍舊貫」，在我看來並不十分恰當切貼。

中國學問之广袤辽阔，就像中國的疆域一樣，華南地區有廣東、廣西及海南，東北地區有吉林、黑龍江、遼寧及熱河，雖然都美其名為「中國」，實際上，從黑龍江到海南，等於從冰天雪地的大寒帶到終年皆夏的亞熱帶；從山東到西藏，子午線從一百二十度轉成八十度，時差調整了三次。如果連南沙群島也計入的話，那所謂「中國」也者，豈止于像一葉油沃沃的秋海棠；她還像意大利一樣，伸一隻長腳到熱帶來呢！「分野中峰變，陰晴眾壑殊」；你說，中國學問就只有文學和語言嗎？

要說明「中國學問」疆域里包羅些甚麼，最便捷的方法莫過於翻開《四庫全書總目》了。掀開這部大書的目錄，詩、書、禮、易、樂及春秋固然是中國學問里重要的經典；占了十一卷而又與地理有關的「地理類」，肯定也是中國學問內重要的一環。此外，中國醫學、中國藝術、中國典章制度，以及與中國有關的其

他民族的历史文化，比如匈奴、吐鲁蕃、突厥等，都可以在《四库全书总目》内找到有关的典籍。易而言之，《四库全书总目》内林林总总的有关高文典册、稗官野史，无一不是中国学问，无一不是「文学院内所开设与中国有关的学科」内应有及可以有的一科。

把这么一个学系称为「中国文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就好像大人戴童帽——不相称。

翻开《一九八二年度国立台湾大学概况》第六十四页，在中国文学系暨研究所的〈教学计划〉里，开宗明义就说：「本系以发扬中国文化，传授经学、小学、诸子、文学等专门知识，培养从事中国学术研究之基础为目的。」难道只有经学、小学、诸子及文学，才是「中国文化」吗？既然宗旨是在「发扬中国文化」，可知「中国文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这顶帽子确实太小了！经学是中国文学的范畴吗？小学呢？诸子呢？

踏进中文系的人，举目一望，但见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概论、历代诗选、



词曲选、古典小说、现代文学、苏辛词、文心雕龙、文学批评、历代文选；中国文学系开设这样的学科，谁云不然？但是，读中文系的人应当知道，所谓「中文系」也者，应当正名为「中国文化学系」方才切贴呀。

在这片油沃沃的秋海棠里，经学应当是星光闪烁的首都，子学应当是地势险要的陪都；它们有巍峨的故城，桂宫柏寝，丹楹刻确，是整部历史的写照。试问，当你探讨宗教历史时，可以不事先了解儒家吗？当你研究汉朝以后的学术时，可以不认识四书五经吗？如果对老子及庄子一窍不通的话，读得懂陶渊明及苏东坡的文学作品吗？弄得通道教吗？中国的艺术理论、美学原理、民俗传统及思维方法，那一个不是导源于先秦诸子？那一县、那一省不是接受它们的节制、指挥和影响？

到目前为止，在我所看到中文系里，都只是「具体而微」而已；国立台湾大学固然是如此，马来亚大学更莫不如此。四库全书目录所开示的中国文化的科目，许许多多已经被历史学系、哲学系「划界瓜分」了；剩下的许许多多也已成为

绝学了。

在日本，有间大学开设西夏文，有位教授专门教老满文及满族史；有一位老教授，经常受邀到日本及美国讲学，只为了开设蒙古文及蒙古史；像这样的课程，听起来真使人怵目惊心，也真使人惊喜交加、百感交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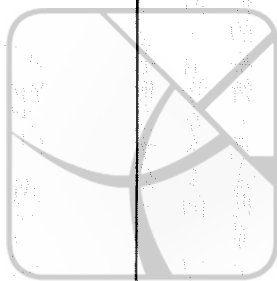
我们经常嘲笑外国大学的汉学系，说他们课程肤浅，设计不完整；然而，我却欣赏「汉学系」三个字。举凡与汉族有关的一切科目，都可创设开辟，泱泱大度不愧为华夏本色；只可惜他们规模太小，连「圣人之一体」都无法具备。谁说西夏文、老满文及蒙古文不应当列为汉学系的科目？谁说西夏文化、满蒙族历史与汉族没有关系？司马迁《史记》里有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及大宛列传，如果按照现代的标准的话，都应该是历史系的外国组了。也就是因为科系分得太精细，许多学问已经成为绝响了。

读中文系的人应该知道，「中国文学」四个字，或者「中国语言文学」六个字，不过是个权宜的名称而已，情形就如我们称「黄河流域」一般，其涵盖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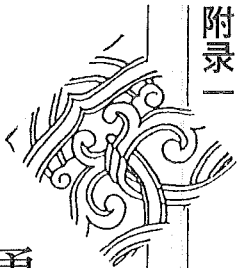


自昆仑山的西王母，下至渤海湾的油田，北至西伯利亚的北海，南至南中国海的丹丹国、赤土国，都是读中文系的人的疆场，任君邀游，任君驰骋。有一天，当中国文学系或中国语言文学系正名为中国文化学系或中国文化学院时，我们的莘学子们才知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是作何解了。

打开你们的眼界吧，同学们。



附录



勇者无惧

记郑良树老师

八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早上七时三十分。

同样的日子，同一个时间，有许许多多的，如琐碎的、无聊的、有意义的、有重大的，或一些富有纪念性的事情，已在世界不同的小角落发生了。

而这一天的这个时候，对马大中文系而言，这是一件重大、富有意义及纪念性的日子，因为，一位曾经在马大中文系教学了十七年的讲师——郑良树副教授已启程去香港了。

郑老师离开了马大，也离开了大马，更彻底的远离了马大中文系的学生们，像一只狠心的母鸦，忍心抛下一群嗷嗷待哺的小鸦。他也更遥远的飞离了多灾多

多难的华社，像一棵枝蔓横生，苍翠无比的大树，突然被一阵旋风连根带干的捲起来，那些栖息在其丰盛的枝干叶缝间的鸦群，顿时不知所措，胡乱的拍翼惊飞，一阵一阵的凄厉尖锐的悲鸣啼声划破了寂静的苍穹。

一大清早醒来，我的心乱极了，像一堆残留在桌上杂乱无章的扑克牌，一时不知道要从何着手去整理。走了！郑老师真的走了。心中除惋惜以外还是惋惜。想挽留他，这怎么可能呢！这是郑老师的明智的抉择，我们应该尊重才对。可是，郑老师走了，系里便少了一位良师，书法界也少了一位导师，华人社团更失去了一根重大的支柱。失去的已经失去了，假使它带来了几许的悲哀、失落与无奈，我们仍然要去面对它。

在这个失落的早晨，我肯定不能做好这一天里一些惯例要去做的事。看！一开始，我就在不被发觉之下涂了比平时多了一倍的牙膏在牙刷上，站在窗前，我在刷牙，然而老是不规律的刷牙方法，把许多牙屎都没有被刷到而有些尚留在口中的那种。手竟然会左右挥动，心神也有些飞驰在外，眼睛也竟然注视着楼下那





马路边的露天市场。习惯了每天早上看，看买的人和卖的人互相融洽的利用，吐露交易的心机。

白色的泡沫溢满了下巴，我当然很自然的把视线拉回来，低下头嗽口。

热闹的晨景，陶冶一下脑袋，甩一甩头，整理一下头绪。想一想郑老师在叙别会上，曾经说过的一些话：「一个醉心于学术研究的人，最忌于处身在一个寂静、不激动的学术之流中，像没有流动的池水，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觉得很闷，像井底之蛙，只有退步，没有进步！」他顿了一顿，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遥遥的注视着远方，像一个正在计划战略的总司令，用迟缓的语气向战士们解说战略：「学术贵于交流，彼此互相激荡、冲激，针锋相对，舌战滔滔，才能进步得更快。我选择了香港，因为，香港就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集中点，那里是东西方学者互相交换意见，各派高手会合之处，随时会在学术界里掀起一波又一波起伏不定的浪潮，我有勇气及信心去接受这重大的挑战。」

我用毛巾，均匀的在脸上上、下、左、右，圆转着抹了几遍，像在整理一副

扑克牌的过程。

「我有勇气及信心去面对这重大的挑战」。这几句话，我用心的默念，脑海也不期然地涌现起郑老师的一副坚强、信心充沛的神情。老实说，我非常喜欢这几句话，它像一帖兴奋剂，激励着我，而且，我想同学们听了也会感到无比的振奋，积极的向郑老师学习，不管路途多么艰苦，拿出你的勇气和信心去面对它，自古以来，圣贤明知不可为而为；完全在于本身的信心，有了信心，就能产生一股勇往直前的动力，帮助我们完成艰巨的事业。

犹记得大学一年级时，郑老师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温文儒雅的讲师，举手投足之间无不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书卷味，更具有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风范。

大一时，郑老师教我们中国通史，很喜欢听他讲课，记得上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时，在那寒冷的讲堂里，听郑老师用那苍劲有力，表情略带严肃，缓缓的道出中国历代以来，在兴衰交替的朝代中，一些暴戾的统治者及丑恶的宦官阶级，往往喜欢制造纷乱，导致人民流血及悲惨的遭遇，构成一篇血泪交融的历史。我





想，当时若没有冷气，听者或许已冷汗涔涔了。

听郑老师讲解书法，语调更是柔中带劲，像在打太极拳那样，不急不燥，充分的制造了一股柔和的气氛让你自由的挥毫，除此以外，他也毫不嫌麻烦的，一桌沿着一桌，为整八十名学生纠正握笔、坐的姿势等。郑老师的一言一语和细心的教导，我将永远铭记于心中。

进入大三，很庆幸的上了郑老师《庄子》这门课。

郑老师曾经说过，他很喜欢《庄子》的哲学思想。他说：「研究《庄子》，真是趣味无穷啊！」其实，他临走之前，开《庄子》这门课，让同学们有机会研读《庄子》的自然与无为的思想，是有其一定的含意及深远的意义的。

以我个人的观点，郑老师离开了其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土，到他国去沦为异乡之客，以积极的态度去奋斗，希望在另一个阶段的学术生涯里达至更高的境界，其远大及壮志凌霄的抱负，反映了他根深蒂固的深受道家思想的熏陶。

《庄子》第一篇里《逍遥游》记载了一段寓言，鲲鹏和小麻雀的故事，其文

如下：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这里的「南冥」，指的是一种不是人迹所能达到的地方，其旷达是非世人的肉眼所能窥见，它是要以心灵之眼才能体会，这喻示着超越了有形的空间。

像郑老师，一个浸淫于学术天地几十年的学者。当然有其一定的修为，那种境界，可能是你我所难于体会的。

他就像那大鹏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海运即是海动，海动必有大风，大风起兮，鹏乃乘风而去。同样的情形，当时机成熟，条件充足的时候，郑老师就乘着「铁鸟」，飞去另一个国度去开拓另一个更广阔、充满激荡的学术天地。无可否认的，一个具有崇高修为的学术研究者，是极需要一个广漠无穷的天地，以让其精神绝对自由的纵横驰骋于其间，而无任何的限制。盖俗语所谓「海阔凭



鱼跃，天空任鸟飞」，就是这个意思了。

第二个重大的意义，也可从这篇寓言中看到，是指人才的培育需要一个优越的环境。在大马，研究中华文化及传统中国文学的学者，可谓寥寥无几，再加上某些参考资料奇缺，给学术研究者带来了很多困难，也间接的造成学术研究风气的不盛；这种环境，肯定的是容纳不了郑老师这学术奇才，所谓「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而「大鲲非北海之广不足以蓄养」，「积水不厚，难以负舟」。难怪乎郑老师舍大家而去，这的确是自然的现象。

同样的日子里的同一个时间，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在世界上不同的角落发生了。

郑老师的离去，有些人觉得是无聊的、琐碎的，或毫无意义的事情。也许赚钱才是他们的人生目标吧！

不管别人的想法如何，在我的心目中，郑老师的作风可谓：「勇者无惧，信心十足」。好学不倦的精神，像一团火把，燃烧着及鼓舞着我，勇往向前，面对

挑战。

我把毛巾挂回原处，心绪平定的像一副扎实平稳的扑克牌。这是一份智慧的扑克牌，我要好好的珍惜它。



（原刊于《通报》一九八八年九月廿九日）

□ 贝镇标



送别郑良树师

「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最难过离别时」——八月十三日夜晚，一缕缕轻烟似的离愁，萦绕迴腾，蹀躞在每个中文系学生的心坎里。

当夜，是全体中文系一、二与三年级学生联合为郑良树博士所举行的叙别晚会。郑博士偕妻携子应邀出席，出席者计有洪天赐教授、何国忠助教及继程法师等。

现年四十八岁的郑良树博士，几十年来默默耕耘、孜孜矻矻于研究与著述中国古籍与中国历史，对华族与社会作出了鉅献。他的学术著作包括《竹简帛书论文集》、《战国策研究》、《续伪书通考》、《老子论集》、《古籍辨伪学》及

《商鞅及其学派》等。其他文学著作则计有《说因缘》、《十年传灯》及《中央之国》。

话说当夜，离情愁绪虽浓得化不开，但为郑博士所精心策划的节目，从头到尾，所获得的如雷掌声也浓，令人拍案叫绝！

在「历史考试前夕」戏剧节目中，以历史人物如屈原、诸葛亮、秦始皇等作为故事发展的路线，桥段精采表演逼真，岂在表达历史书籍如山堆，唸不完。而在改编的「戏凤」中，则以出生于柔佛新山的郑良树博士为主角，长大后，在马大唸书时于湖边巧遇酒家女凤姐，因而堕入爱河……。演者维妙维肖，加上主角身份特殊，配合场地气氛，有特别效果。

中文系学生与郑博士的对话可说是「节目」中的鼎沸高潮，使原本离愁味重的气氛愁上加愁。前者依依不舍，娓娓祝福，眼眶润湿，差点洒下一滴离别泪，后者语重心长，慈和的频频回答叮咛，气氛极融洽，令在场者有着一个凄美的回忆。其他穿插的节目如何国忠助教唱「红豆词」的嘹亮歌声，学生们纷纷贡献有



关抒发离别、怀念内容的歌唱节目及清脆叮叮响，如钉在师生们离别心里的扬琴演奏等，更是扣人心弦，令人迴肠荡气。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在中文系服务了十七年后的郑良树博士，虽两鬓已白冉冉，但智慧的光芒，睿智的思想能力，配上其儒雅书卷气浓，高华卓然的气质，仍令人心折！

据了解，也是中文系副教授的郑博士这次是怀着一喜一忧的交战冲击心情远赴香港中文大学执教，所教的科目包括诗经，或许加上左传，功课压力繁重。所谓喜是因为以他这个年龄仍有勇气接受往后更具冲击力的生活挑战，忧则是他放不下自己的国家及曾经受他教诲、不论是已毕业或尚未毕业的学生。更何况经此一别后，他也只能在国外对身为国内最高华文教育堡垒的中文系的发展而担忧了。

我们对郑博士勇于接受挑战的抉择精神，不禁肃然起敬。这是基于在他这近二十年的生涯中，他前十年（七十年代）非常活跃，积极参与社团的活动，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为社会献出实质的心力与贡献；在后十年，他有鉴于昔日同窗在学术上的成果不断提升，为避免自己落于后头，就毅然把对社会的贡献方式「改头换面」，在广大无垠的学术上痛下功夫。这种作风是明智的，因为身为一名顶尖的学术人员，实不应忽略了本身学术岗位的研究工作。他能两者（学术研究与社会工作）兼顾，远离了「两头落空」的局面，如今又勇于接受挑战，这种精神能不令人钦佩吗？

郑太太在形容郑良树博士时说：「我感觉到他平凡中的伟大。他有着谦、恭、谨、让的儒雅风度，由于他的影响，使到整个家庭溢满温暖的气氛。」我们知道夫妇一体，心连心，由郑太太来表达她对丈夫所持的观点是最适合不过的。

我们知道「凡是经过的，必产生影响；凡是努力过的，必留下痕迹」，但愿郑博士的影响能使中文系的学生踴勉图强，以期在学术与社会服务上达到另一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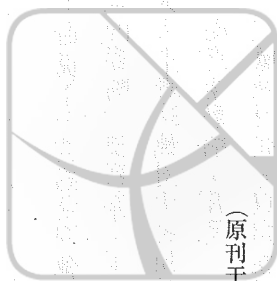
郑博士对中文系全体学生的临别赠言是：你们还年轻，应坚持立场，为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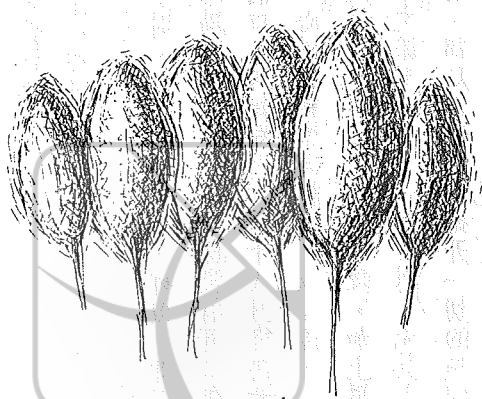


國家謀求福利。

我們謹祝鄭良樹博士此去順風！



（原刊于《星洲日報》一九八八年八月廿八日）



□ 袁慧晶



写在郑老师离开前

七月刚开学时，满怀希望以为又可以上郑老师的课时，那股欣慰是难以形容的。当从何国忠助教口中得知郑老师没有开二年级的课时，那份失望亦难以表达。直到从同学们口中得知郑老师将于八月终离开我们，离开马大中文系到香港中文大学执教时，心中的震惊同样的难以言传。

记得刚踏入马大时，因为人地生疏，加上思乡情切的关系，往往会有一份失落感。唯有上中文课时才获得一些安慰。尤其上郑老师的课时，老师的亲切、和蔼、风趣的言谈，都足以让我们抛开一切的烦闷而专心听课。老师总爱有意无意的问我们：「你们想家吗？」而我们往往会很大声的回答说：「想！」仿佛要喊

掉一些什么的，可能是乡愁吧。

听老师的课可说是一种享受，这样的说法并不过份。从〈郑伯克段于鄢〉、〈晋公子重耳出亡〉，到后来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使我们像沈浸在古代海洋里。通过老师生动、活泼的叙述，郑庄公、重耳、司马迁等人物，有如活生生的人一样，一位接一位的在我们眼前出现、消失。尤其司马迁那种为学术而忍辱偷生的伟大精神，更被老师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也使我们发觉到老师学问的渊博，品德之高尚，是我们后辈远远不及的。个人认为老师应堪称为现代的君子，而我们又是何其的幸运能够接受老师的熏陶，真可说是不枉此生。

老师是台湾大学文学博士，而且是第一位获得此荣誉的马来西亚人，目前为止还没有第二位。听说当地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老师是台湾人呢。因为在台湾大学修博士学位是要经过考试的，而且还要考得七名以内，不然就没有讲师要指导了。在那种人才济济的情况下，老师正好考得五名以内，可说是相当不简单的。

老师自一九七一年起任职马大中文系，至今已十七个年头矣。期间亦没有放



弃学术研究，老师的著作有《竹簡帛書论文集》、《老子论集》、《战国策研究》、《续伪书通考》、《古籍辨伪学》及《商鞅及其学派》等。除了学术著作外，老师还著有《十年传灯》、《青云传奇》、《中央之国》等。

据老师所说，身为一位学术界之工作者，最怕被困在一个静湖里，不能突破，只怕最终会沉在湖底。老师还说有风浪之处才是最好的地方，这样才能接受来自各方的挑战。而香港正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世界各地学术界之士必定经过的地方。因此学术风气与程度都是非常的高，在互相切磋下，才能更上一层楼，以期达到学术工作者最终的目标。

老师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公认的。目前在香港珠海大学就读的继贤师父就曾经对我说起，那边的讲师常常会提到郑老师，他们一致认为马来西亚能出这样一位人才是非常难得的。听了这句话使我感触良多。一方面觉得荣幸，另一方面却觉得悲哀。为什么像郑老师这样的人才只有一位而不是很多位呢？难道说我们的社会就如一般人所认为那样是文化沙漠吗？难道我们愿意这样一直被轻视吗？答案

肯定是不。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忽视了中文系的发展呢？这是我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其实老师这一次的离去，除了带给我不舍外，还有更多的惋惜与启示。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外是想表达我内心所思所想，唯恐不尽其意，所以迟迟不敢动笔。无奈老师离去之日渐近矣，只望此稿能赶在老师离去前刊出，以表我一番心意，是为书。

注：郑老师实为郑良树博士。称讲师为老师乃中文系之传统。

（原刊于《星洲日报》一九八八年八月廿八日）

□林幸谦



秋，我来到福尔摩沙

致恩师郑良树

十年一梦凄凉，似西湖燕去，吴馆巢荒。
重来万感，依前唤酒银缸。

溪雨急，岸花狂，

趁残鸦飞过苍茫。

故人楼上，凭谁指与，芳草斜阳。

——吴文英·夜合花

秋暮声中，我终于来到福尔摩沙海岛，踏着廿九年前您初次踏过的泥土，记

忆的巨幕千千若雨若丝，摊展一如菩提叶的密笈。在夜晚完全降临以前，我离开桃园中正机场，碧暮，晚风撩拨起登陆客的万端心绪，人影动、衣影动，灯火急速烧亮这座水岛都市。天涯远，无声的是乡影。二十五年来我所熟知的一个世界突然远在天边，代替的是暮色中的一片城景，似乎一场大梦醒来，周遭的人情物景竟皆彻底改变，诸多往事尽成云烟。黯乡魂，在陌生的天地间，感到年轻的生命其实并不能抚慰因野心、因别国而激起的忧寂情绪。

抵达政治大学的那个夜晚，颱风来袭，细细麻麻的愁意来袭，海上岛上一片雨，英伦式的秋夜雨，风缠人倦。第二天办理入学注册手续时，在中国时报上看到您的老师——台静农老先生获得第十二届时报国内区的推荐奖，我怀著几近谦卑的心，望著我的姓名和台老先生并列一栏，款款的心绪竟凭此凝愁。

从流离战乱中重归简朴闲逸的读书人，我深信台先生那一代人对于善与恶、高贵和庸俗、英勇和懦弱都会有几近透彻的体会。身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四十年代以来无疑是一段伤情的岁月。台先生那一代人经历了惨澹的时期之后，接踵而



来的是光荣的日子，安逸应该是可以说得过去的。曾经在战火的黑渊中受压迫的生命，其灵魂必洋溢著人性的温情。命运的浪潮，曾经狠狠冲击过四、五十年代的中國知识分子，沦陷、贫困、失望和忧患的恶梦重重打击了他们的理想和灵魂，导致了局部麻痹、局部无依的心态。曾经英勇刚毅、曾经痛哭当歌的年轻学者，陷在既疲惫又紧张的动乱岁月中默然生活，荒废了笔、埋葬了灵思和血气是可以了解的。国家失陷的沈痛宛如烈火焚心。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诗经·黍离》篇就曾描述过一个亡国的灵魂：「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流落海外的失国人谁没有鬱结含蕴的伤痛。忧深恨远，您身寄香港年余，箇中滋味亦不堪嗟叹。

若说战后的日子是丧乱无告的，便更能体解民初那代读书人的苦境。古老的东方社会在堕落的边缘，国家民族面临空前的大危机，还有知识良心的冲突、文化价值的取决、道德责任的关切情怀，几乎集人世间的一切重任于一身的读书人，苦当然是不堪言喻的。当年，在旧上海的年轻岁月里，台先生身为鲁迅的学生

，曾致力协助鲁迅搞文学团体推动新文学思潮。三十五年秋，他离开旧世界旧风情的老上海，渡海来到台湾大学，数十年的教书生涯，台先生虽然创作渐稀，学术论文亦难得一见，但到底他对新文学运动的提倡和维护，正如杨牧先生所强调的：实已为新一代的年轻写作者开辟了一条坦荡大道。

谈起台老先生，您该有一段时日未和他聚叙一堂了。一九八二年夏天，由于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之邀，您到香港和台北出席国际家谱会议，当时曾和台先生、毛子水教授、孔德成教授（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子孙）及屈万里教授等师欢聚。之后，我推测您可能再无因缘和台先生等聚首。

在《中央之国》一书里，您提起台先生的一手好字和一些生活喜好，使我觉得我这一代的年轻人早失去你们那一代人豪迈的气魄以及气吞山河的胸襟，尤其是豪饮，豪饮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大特质，豪饮之间显露出侠气的豪情而不是现代酒鬼的贪婪本色。我可以想像高粱酒当前的时候，身患高血压的台先生如何以「一杯就够了……再来一杯就可以了……再来一杯也无妨罢……这次最后一杯了



……真是最后一杯了……再一杯就不可以再来了……」等藉口一杯接一杯的暢飲。他含烟吐霧的酒后适情也是不难想像的。若是晴陽之春，弄烟可以解失國之情；「烟氣瀰漫了這矮而狹小的房間，與陽光互相輝映，頓使我回到過去的夢境與寥廓的遠天，心是像狂風中的波上的小舟一樣，蕩漾得不能自安。」

一九六五年秋天，您考入台大研究所。二十余年后您的學生孤身他寄，台北市景已完全改變了。那段遙遠清清的歲月，對您們那代人來說真個徒留回憶。今夕斜陽又晚，多少旧事又要晃過您的記憶。

念此際，坐落在馬來半島東海岸的故鄉在東北季候風雨中，白浪橫天。初到政大的那幾個日子，萬雨吹淚的清晨和傍晚，我踽踽独行，寂寂寡歡的天地，相思的風細細密密扑打著亭亭青木。每當灯火黃昏，千里萬里，新事旧情，一魂兒踉踉跄跄，銀鎗跌墜。

多雨多水霧的馬來半島，打从去年夏天您趕赴香港中文大學執教的那一天起，我即開始了漫長的等待，今秋終於來到福爾摩沙，仿若千古的期待，在一個風

高之晨把心胸中的巨舟向南中国海的东北尽头奔赴，福尔摩沙，又已是另一个秋天了。

去年您离国前曾吩咐我赴台途中先到香港与您小聚。可惜此行太过匆促，加上研究所已经开学，未能过境拜访，深觉遗憾。山居沙田，烟树苍苍，八仙岭岸外该又是起风起雾的日子。潮阵、雾阵，正是看山看海的黄金岁月。十月一日我过境香港，降陆前看见濛濛秋雨中的一座城颜，一边是湛湛千亩碧波。一边是房楼点点，群山和云烟则化为一景，遥秋漫山疏雨。有海水涌到的地方就有华人。从机窗外望，那座华人建设的现代城，有种动人心弦的风采。而您的风采，想来比往年更加豪朗了。

往昔在马来亚大学班荇谷里，在极静寂的晨光中，听您论述古人的智慧和古代的悲壮。赤道阳光和风雨伴我度过三年的大学生活。那些年，您提醒我们，生命要勇于立命。那些年，我常在讲堂里妄想圣朴庄严的古代，心中的火焰随年华的增长而加剧燃烧；在多元种族社会中无依的梦里，烧掉一座又一座古老的大森



林。那些年，阳光好亮，高楼和茂密的青龙木列在琉璃窗外，白花花的天和地。如今我在清冷如故的晨光中所学，想起马大校园，想起故乡，无花的秋，望不见海洋，教人想不起南半球和北半球交接处的海峡和热带渔村。浪层，千古白龙拍打乱岩，飞溅白茫茫的碎龙可以是一岸的坠泪一季坠花。南洋故乡，苍鬱鬱的棕榈林和胶园，向靠海岸土栽植；向山之麓，向城镇，向没有归向的年华处伸延。我们，在热带的民族沙文主义中度过一些失眠的夜晚。您的一代相继老去，另一些离国他去；我的一代茁壮，另一些则被当地土著和西方文明给彻底同化了，连自己的姓名也不能以方块涂出一个样来。

在成长的试炼中，我的童年曾经体验过死亡的烈焰。一九六九年马来西亚那一次种族流血暴乱，一转眼进入了二十周年。一道又一道的街巷给烧毁，夜夜梦魇伸展。二十年中没有人敢提起这一个深深痛过，而今依然痛楚如新的伤口；每个人都假装已经淡忘，每个华人都失意。没有归向的年华，大马华裔和其他区域的华裔一样，那被廿世纪蹂躏了的古老理想还活生生长在我们的心头。生命、显

然是愈加孤寂了。虚妄的二十世纪，大马华人社会的经济权和文化权随著政治权的崩溃，一九六九年五一三事件过后，再度迅速失势。去年您远赴香港，除了学术因素之外，大马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语言和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各种明争暗斗，想是促使您离开大马的原因之一。毕竟，下一代的前途是堪虑的。

生命本来就不是伟大的果实。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主权争夺战中，我们在多种形式的压迫下终于成长，对社会环境的各种变异，自然极为敏感，感受却分外无奈。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在成长的历程里不免妄想要求某些合理与荒谬的东西。

我们，都是失落了一些什么的一代。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失落的一代在乡野和繁城中出生、长大、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现代人更深切的亲身体会了愤怒和绝望的恐惧。失落的一代在廿世纪的幻灭意识中狂放地追寻生命的真理和人性的温情。我们，毕竟是荒谬年代中的生客，无视于整个红尘人间的怪诞。大革命后的人类创造了所谓现





代幸福和科技文明，却也加剧了失落的恐慌。旧世界的幻灭和科技的急速发展，导致更多年轻人追求虚无主义和物质享受，千年黄河哭过的黄土，战乱的数度连续使更多的中国人纷纷离弃古大陆。有海水潮声的岸边，就有华人。一个世纪就快过尽，当年离开古大陆的花族似乎还在找寻安全的港口。称心之邦岂能如愿。在冷热无常的热带气候中，东南亚华社沉静静的哀愤和顶天立地的愁绪竟无从宣泄。在风起云涌的年华中，我和我的一代人不时追问，追问下一代的民族情意终究要归向那一方向？

台湾的大学生无疑是非常幸福的，他们大部份生活在校园的保护网内，可以相当无忧的过其学生生涯。有一天我收到中华医专一位教授的信，他在信中感叹现代学生升旗时不愿意开口唱国歌，他告诉他们：

「如果有一天再也没有机会唱国歌的时候，你们都会后悔莫及！」

午夜已过，一阵雨沙沙落下。细雨微愁的木栅地带以生疏的景致引我踏上大大小小的街巷。远方赤道，有人跪下为我们祈祷，有人含泪为我们祝福。无声的

是，相思微愁。冷湿的异乡秋季，我走长长的河堤路上课。醉梦溪的河堤，风浙浙，没有星光的晚上我回到住所。一路上，生活的勇气和生命的希望都在那样的时刻真真实实的压落下来。九月十月，心若摇篮雨萧萧，人去千里，岸花浩渺。南中国海的潮声夜夜从小窗外远远传来。福尔摩沙，北回归线上的蓝天没有一片属于我，而我生命中的大花园还远在遥不可及的前方。

（原刊于《中国时报》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 孙天心



老师

这些日子以来，每次走出中文系辅导室，我总是手持讲义，匆匆地低着头走。生怕一不小心，就会瞥见走廊尽头的那间办公室。其实谁都知道，以往最喜欢在室内挂满书画的郑老师，已经远远地离开我们，置身于海的另一端，而办公室也早已易主了。但是在下意识里，我和其他许多同学一样，仍然固执地拒绝接受这事实。

记得第一次见到郑老师，是在文学院的讲堂里。当时老师正为我们讲解《古文观止》里的篇章。他的语调清晰平稳，在冷气中缓缓流动。就象一波又一波拍岸的浪潮，唤醒了千古沉寂的历史事迹。而那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则在浪

潮的自相冲击之下，捲起了万堆雪花。

我们的思绪，总会在不知不觉间，随着潮声的牵引，步入春秋战国那紊乱的朝代，有时偶一回神，发觉双鬓微微斑白的老师，正为列国诸侯的野心勃勃，却终难免于自复的命运而唏嘘感慨。这时，我竟禁不住把现实与那久远的年代混杂起来了。

眼前的老师温厚儒雅，并充份掌握历代的史料，对史实的批判往往一针见血，虽简短却意味深长。如果时光倒退至两千年的诸子争鸣时代，老师或许也是一位忧民的文士，羽扇纶巾，衣袂飘飘地云游于列国，遍寻能够采纳其治国之道的明君。

老师对学生是充满关爱的，为了逐一瞭解我们系里每个同学的中文程度，他特地限定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写好一篇文章，然后交给他，但他阅读批改之后，却失望得连连摇头兴叹：「你们的中文程度，实在有必要增进，否则将来教书时怎么办？可别损了我们中文系啊！」



大家互相對望了一眼，都羞愧地笑着，把頭垂得低低的。

從那時候起，老師就額外地在輔導課時，和我們一起評論現代作家的文章。每一篇選讀的文章，先由一位同學負責分析它的思想內容及表達手法，接下去，系里其他的同學可以自由發問或抒發自己的意見。而最後，老師才把他的見解說出來，當做一個結論。

有一次，我們談到巴金的文章（做大哥的人）。文章篇末有那么几句：「他（指巴金的大哥）被舊的傳統觀念毒害了一生，不能夠自拔。實際上他是被殺而死的。但這也是由他自取的。在整個舊制度大崩潰的前夕，對於他的死我不能夠有什麼遺憾。」

對於這一段文字，同學們各自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對於巴金的大哥深表同情；也有人認為他懦弱無能，落得這樣的下場是咎由自取。

正當大家爭論得面紅耳赤之際，老師卻忽然嘆息着說：「這一段文字其實是巴金的敗筆啊！你們要知道，一個出色的作家，寫文章時絕不可單凭一時的意氣」

，而必须对所叙述的事物观之入微，从每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判断是非。巴金年轻时深受新思想的激荡，对一切旧观念都存有反叛的心理，因此颇不能了解他大哥的苦心。他碍于主观的态度，在写这篇文章末段时犹存有偏见的心理。这对他大哥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巴金在文坛上的英名，也多少会因此沾上一个污点。

我们若有所悟地，深深被震撼住了。这才知道，原来手中握着的笔，竟然重若千斤，是不可随意挥动的。

辅导课过后，我们愉快地步出辅导室。早晨十点的微风，揉和着阳光的温暖拂面而来，仿佛把满校园的花香鸟语都吹送至眼前。这时候，风儿带给人的感觉，是属于金色的。

有那么样的一天，我到老师的办公室里，向他请教一些写作上的难题。正巧也有几位毕业班的同学来见他。这几位同学在表明来意后，要求老师答允他们，把老师的学术论文刊登在毕业刊上。





谁知老师却说：「我的学术论文都在好几万字以上，怎样去刊登呢？没有人要看的，还是别浪费版位了吧！」老师是以开玩笑的态度说这几句话的，但我却觉得这其中，渗和着一种孤寂无奈の意味。

其实，老师的才华卓越，在国际学术坛上也享有相当的声誉。照理说，老师应该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才是。但是，老师却有「没有人要看」的悲哀，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吗？

马华学术文坛一直是寂寥的，有人甚至把它形容为文化的沙漠。不过，却仍然有许多一心朝这方向走的人，坚持地想在广远无垠的沙地里，寻找一片意外的绿洲。虽然，梦中的甘霖可能永不会降临，可是谁也不能否认，那殷切的期盼，或许亦有结蕾吐艳的一天。

而我们，这群沙漠中的新旅客，就怀着这样的信念，走了一程又一程。在旅程中，老师是最好的指引者，我们循着老师的步伐，一步步的踩在前进的道路上。

升上大二以后，发觉老师并没负责教二年级的课程。但是感觉上仍然是充实的。老师的办公室就在三楼，我们如果在学习时碰到难题，随时可以轻叩办公室的房门，叩出一脸亲切的笑容。

开学后不久，我和几位同学在图书馆里温习功课。星期五午后的图书馆静悄悄的，洋溢着一种安宁的气氛。忽然间一位系里的同学匆匆而至，把这静谧的美扰乱了。她气咻咻的对我们说：「老师快要走了。」

望着她气极败坏的样子，我有些好笑，慢慢的对她说：「这不稀奇啊！时候都不早了，我们也正打算回去了呢！」

她拼命摇着头，急忙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老师要离开中文系，到香港去了。」

我们惊诧地望着她，不能置信，也不愿接受这事实。前一阵子因赖老师离开中文系而引起的惆怅，还未淡尽，怎么今天又传来了郑老师即将离职的消息？

毕竟，我们只是一批小小的启程者，又怎么承受得住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呢



？老师，您知道，香港的中文系讲师是不乏其数的，而我们系里的讲师却寥寥无几，郑老师也只有一位啊！

在那漫天风沙的广漠中，我们总是毫无经验的，分辨不出清楚的方向。但当时兼呼号着的狂风，转为耳边的呢喃细语时，我们理想的翅膀，又会展得高高的，总想冲破这一片枯涩的黄色，遨翔于万里长空，闪烁出繁星一般的光芒，就像老师一样。但是这一刻，我们却知道，心目中这一颗灿烂的星星，是逐渐地远离我们了，远向海的另一端。

后来，从老师的口中，我知道了老师将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执教。由于香港是个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集中地，老师认为在那里，他会获得更多学术研究方面的便利。但是老师生于斯长于斯，对于这一片土地，他仍然是舍不下的。他一再强调说：「我不是移民，我只是受聘前往任职而已。」

老师的才华是不受羁绊的，对于他的离开，我也只能衷心的祝福他。但是想到系里此后是否会因为又少了一位良师，而再增多一个缺憾，伤痕累累的，心里

真的感慨万千。当然，路还是会再走下去的，而且必须把步伐踩得更为坚定，让后来者能循着沿展的道路，走向更广阔的天空。相信老师对我们的期望，也莫过于此吧？

老师临走前送了我一幅他亲笔画的中国画，我把它小心的捲起来，就象捲住了我深深的惦念。

八月，那是一个属于雨的季节。傍晚下课后，天空还在飘动着松针似的雨丝，细细的错综交织着，成了一张迷濛的网，也网住了一季的离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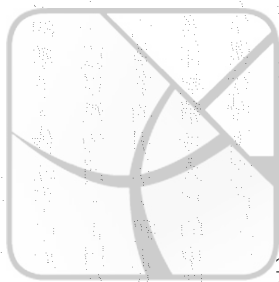
朋友穿起雨衣，发动了电单车的引擎。我也从书包里掏出淡蓝的雨衣，却不穿上它，而用它包裹着那一卷体积稍嫌大些的中国画。一路上，我迎着微凉雨点，看着路旁的积水，在车轮辗过时飞溅而起的水花。

回到房子时，我不管被雨水渗透的衣服，赶紧把包裹着的画摊开来。所幸它仍然完好无损，我总算松了一口气。抬起头来，我发现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已停止了。天际边絳红的晚霞，正一点一点地把它璀璨的色采褪尽，而嵌在天空的几



颗星星，却在天色逐渐转暗的当儿，益发明亮起来。

（大马第三届全国大专文学奖散文组佳作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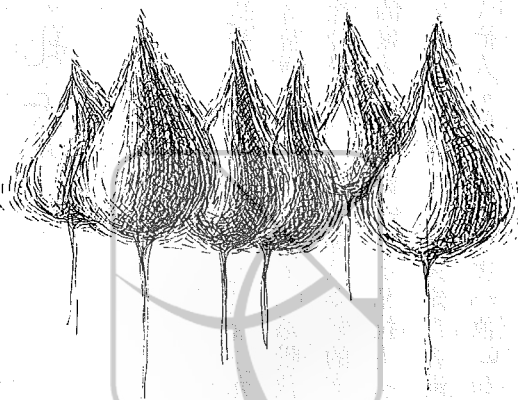




1
3
5

老

师



□ 程慧婷



此去经年

那夜我们到达郑良树老师的家，已是晚上九时正。按了门铃不久就听见师母那依然年轻的声音应道：「哪一位啊？」添拱他们忙着回答，我却在想自己到了中年，是否也能像师母那样，保留那么年轻的声音，听起来赏心悦耳。

走进郑老师的家才知道他被一些学兄拉去吃晚餐，仍未回来。师母一边收拾一边跟我们谈话，话题离不开郑老师决定到香港教书而移居海外，还有老师最近应酬极多，变成了大忙人。师母每讲一次「他」如何如何，总让我感觉话中藏住的浓浓感情；有时像慈母对儿子的宠爱，但更多时候是妻子对丈夫的敬服与关爱。最近自己的生活有些变动，才真切领悟到李宗盛唱的：「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

困难的。」看着师母对老师的那份盛情，我可以想像他们已越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走向平静无波的境界；那细水长流的爱，仍潺潺地流。

我们呆了半小时，老师仍未回来。师母鼓励我们拨电话到「伊甸」找他。我们发现她眉梢已出现微微的焦急，大概在担心出外已久的老师，希望他早点回家。谁料拨过电话后，老师还不能回家，我们几个却被接到「伊甸」去了。那豪华高级的餐厅里，围坐了一桌人，男男女女，大部份似乎素未谋面。坐定之后才有机会细看郑老师，一件浅藏青色的短袖衬衫，刚修过的短发，不大投入的神情。灯红酒绿中，那股书生气质似乎更突出。餐厅一角有穿红晚装的女人，风情万种地唱着英文歌；座上一位似是发迹了的学兄一直劝酒，郑老师跟添拱隔着枱谈了一会，拿起酒杯浅尝一口，然后就默默看着其他人在闹。我越看越觉得那不是他的世界，仿佛是古代的书生走错时空，落到现代的红尘里来了。

是的，郑老师是我见过的学者中最有书生气质的一个。第一次在文学广场看见他，是新生注册的时候，长桌旁坐着他和陈应德老师，陈老师我早已认识，只





见他身旁的人含蓄地浅笑，随和中带少许严肃，还有一丝隐隐的古意，衬着身后两棵老松树，以及一廊长长的红柱，竟是那么中国。那个正午的风与阳光，仿佛也从北方吹来晒来，那么温暖、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陈老师介绍之后，我才知道那就是郑良树郑百年，可真是人如其名；百年良树，自有一番风华一番气势。这时他开口问道：「注册了吗？」我赶紧有礼又庄重的回答：「昨天已在中文系注册了。」心中暗想选择中文系是多么正确明智的决定，另一方面却注意到老师那略长的牙齿，无意地泄露了一些儿稚气。一心二用的习惯，往往让我比别人多发现一点东西。满腹学问的郑良树必也有一颗稚子之心，那一刻我如此猜想。

第一年上郑老师的课，无甚印象。他不苟言笑一本正经的教学法，比起别的风趣老师，可说逊色不少。讲的虽是中国通史，一代兴亡，从灿烂到衰败，本是极精采极深刻，同学们却听得无精打采。一年下来，我只记得老师常说的：「这都是因为人性的弱点啊！」那张考卷也考得十分差，是中文系三年来最糟糕的一张，吃了个大饼。那年亦从外间听了一些有关老师的闲言闲语，但都是已过去

的事；每次在梯间长廊相遇，仍是礼貌地叫一声：郑老师。常言道不遭人忌是庸才，每个人在风光背后，或许都有一点隐衷，我们当学生的又何必以此衡量老师的好坏？

大二那年上郑老师的训诂学，与三年级的同学合班。也许是比较多人，也许是比较熟络，我们发现郑老师在讲课之余加插了一些笑话，不只课讲得生动引人，他和学生间的关系也变得极好极亲切，有时还会拿学生开玩笑，使得大家另眼相看，都说郑老师变了，他再也不是那满脸严肃，只知上课下课，远不可及的博士；而是走入了学生群中，和我们同喜同乐的老师。有人说老师信了佛才变得亲切和善，我竟傻傻的信以为真。直至有一次在演讲中听得他说：一个人心中有学问时是不需有宗教的，才知道以前的谈论是多么可笑。然而老师那番大胆且肯定的话却惹怒了好些人，连主持人也忍不住出口反驳，因为他是基督徒。结果演变成主持人和主讲者之间的辩论，可真是前所未有的场面。在那当儿我也发现了老师的自信以及对本身见解的坚持，竟与孔子相似。他脸上毫不掩饰的显出怒意，





微微漲紅，真像他口中的孔子：一個可愛的老头，雖然他並不真老。

第二學年結束之前，我們請老師講求學之道，預定了日期和時間，像安排一場重要的演講，結果好多人來聽這堂課，冷冷的講堂坐滿人，出奇地有一丝暖意，周游于眾學子之間。我們懷着一颗謙誠的心，听老師娓娓道來，說學問的點線面，也說個人的經驗。認真肅肅的氣氛中偶爾爆出一陣笑聲，也許羨煞了窗外探首的黃花樹。時間緩緩過去，早晨的陽光斜斜射來，溫和明亮，我突然感覺生命的意義，還有文化傳承的責任。

鄭老師的治學方法與經驗，一共說了兩堂。其中最讓我震驚的，是他說拿到博士學位只是做學問的开始，並非頂峰，之後還有長長的路要走，更說治學要靜而定，有毅力與恒心，能吃苦、過平淡的日子，這一听可真非同小可，不禁懷疑自己有沒有那样的能耐和毅力；更重要的，是否適合走那漫長孤寂的學術路，度一生的平淡無華。最後老師透露他留台十年，習慣了那兒的上课方式，除了正題，不談其他，老師與學生總是一上一下的相隔一端。然而在馬大，這一式行不通

，于是他换了一种态度，尝试走入一个个年轻生命中，与他们同享马大的书香和阳光。我听了倍觉感动，讲台上的老师本离我们不下二十尺，此刻却那么近那么亲，仿佛一伸出手，他就会用力拉我们一把。一个学者本有绝对的权利坚持他的原则和习惯，老师却愿意为学生改变，这真是一份无价的关爱！

进入第三学年，郑老师已是中文系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那年我们上子学，从孔子的《论语》开始，似模似样地背着〈学而篇〉，感染远古的气息。书中的孔子跃跃于纸上，我们仿佛看见那学识满贯的老人家，时而严肃时而明理达观，有时却固执得可爱，令人无奈地叹：这个老头！语气中带了敬服与尊重。上辅导课时我们和老师讨论孔子的学说，有些同学批评孔子，老师总为孔子辩护，像一面高墙挡住所有箭羽，保护心中的神。老师是儒家的，我们都那么想，除了对儒学的推崇，他举手投足间的温文敦厚，也完完全全显示了儒家的教化。

第二学期我们读《孟子》，私底下觉得这长气多了，反不及《论语》言简意赅。老师偶尔也批评孟子，对他的敬爱远远不及孔子。不过他却极重视〈四十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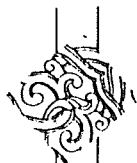
动心篇》，花了好几堂细心讲解。此「不动心」非不动心，而是不惊惶。孟子四十不动心，有一位男同学却说：「我二十就已不动心。」我们总爱把此动心想成彼动心，听后嘻嘻哈哈大笑一场。这之后「不动心」就成了同学们的笑料，为亢长严肃的大道理寻找一丝趣意。考季来临之前，大家开始惶惶心惊，笑声渐少。某天老师提醒大家要认真温习了，他说：「不然想不动心也不能。」顿时哄堂大笑，有人说老师越来越幽默，也有人猜「四十不动心」一定有考。我却在想：有一天我要把这一段写下来。

回头想起，老师对添拱钟爱有加，添拱对他也特别敬服，总在我面前郑老师这郑老师那的喋喋不休；久而久之，我也对老师起了一份敬意。毕业之前，同学们纷纷请老师写字，一个个买纸选字的忙得开开心，我在一旁不心动，想着如果得了老师的字却不能裱挂起来，等于浪费。一心打算等将来有了书房，再请老师写一幅对联。老师对同学们有求必应，他说写得开心时欲罢不能，那些没有「求字」的同学也有一份，我听了便满怀期盼，每次班长来分宣纸，总伸长了颈项。

时光静悄悄地过去，最后一堂课时，我的期盼已微弱得只剩一口游丝，在鼻间挣扎，却不敢声张，谁料班长却喊了我的名字，打开宣纸一看，竟是张九龄的《望月怀远》，内中有我至爱的「天涯共此时」呢！老师独树一格的字排成扇形，一字一句都是情，我知道他用过心了。那一刻我真高兴得过了头，到处把字展给同学看，又想马上跑上去办公室向老师道谢。然而一向的矜持令我却步不前，想到不如写封道谢信吧，又怕太小题大作贻笑大方。最后是在走廊相遇时草草道谢，总觉得欠老师一份情，不晓得何时何日有缘相还。

毕业后不久就听到老师要离开中文系的消息，开始以为是到外国去当客座教授，谁知却是长期的离开。马来西亚对他来说的确太寂寞了，他的书和论文都在外国发表，在这土地上，他是一棵默默茁长的树，却无足够的空间伸展枝芽。也像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书生，落寞地行走于讲堂课室之间。所以他选择离去，更选择学术真正自由的香港。

那一夜在「伊甸」，饭饱酒醉之后，有人又问起为何离去的问题。老师不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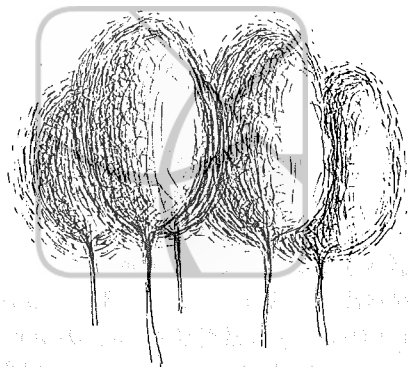


其烦地重复：「这儿的学术界太静，激不起浪花，资料也太少，人在此地往往无法跃进。香港却不同，资料齐全，也常有外国学者去演讲，比较适合做学问……」。说完咧嘴一笑，又见那长牙齿。我想起三年前在马大初相见，如今风风雨雨的转瞬过去了。红衣女郎仍在唱歌，好像唱了很久，又像才开始。回想三年来的日子，远远近近、真切模糊，我竟异常平静，忘了曾经的狂喜，也忘了此刻该有的不舍。怔仲间听得老师急切地说：「要不要，不要来送机。」他真要走了。最后我们送老师回家，下车后一阵再见珍重、一路顺风过后，他踏着惯常的细碎脚步，缓缓走入屋中，走向门旁静待的师母。我猛然想起那句词：今日相去，何年何月再相逢？



1
4
5

此
去
经
年



如果

你在當地買不到書.....

本社の總代理是聯號公司白屋書坊，位於吉隆坡蘇丹街雪蘭莪購物中心三樓。讀者們可上門購買，或到各地的分銷處購買。

如果外地的讀者無法在當地買到書，可以寫信向白屋書坊郵購，這是我們為方便讀者而提供的服務。

您只須列明欲購買的書名，價格，並把書款以郵政滙票（小額可買 Postal Order，大額則以 Money Order 較便宜），寄到：White House Book Centre, P. O. Box 11848, 50760, K. Lumpur. 收款人寫 White House Book Centre.（請保存滙票存根，以便萬一遺失時可索回原款。）

如果您采用支票，請附加50¢銀行費用。同時，記得不要郵寄現款，以免遺失；並記得寫清楚您的英文姓名及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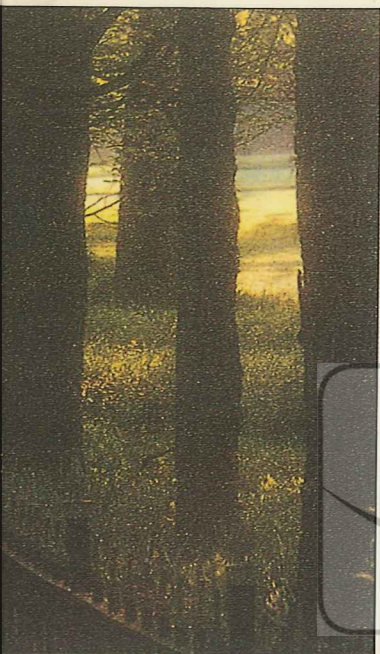
為了避免遺失，最好另外附加一元掛號費（每包一元，不論大小）。一般上，我們都會在十四天內處理、寄出。如果您在一個月後仍未收到訂書，請即來信詢問，記得誌明滙票號碼及寄出日期，以方便我們查詢。

的師生曲

馬大校園

迴蕩在

鄭良樹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Malaysia

M\$6.00 S\$4.00